

張笑潮等

笑話四種①

甲寅仲春

國立北京大學
中國民俗學會

民俗叢書

莊嚴題端



1950

FOLKLORE
AND
FOLKLITERATURE SERIES
OF
NATIONAL PEKING UNIVERSITY
AND
CHINESE ASSOCIATION FOR FOLKLORE

Editor: Professor Lou Tsu-k'uang

Foreword by
Prof. Wolfram Eberhard

THE CHINESE ASSOCIATION FOR FOLKLORE

扉頁說明

書名題字，係前任中國國立故宮博物院副院長莊恭陵（履）教授的瘦金體手筆。

字旁狹長柿圓兩式：一為旗桿，一為燭臺，前者象徽高官晉爵，後者象徽子孫繁昌，兩者如今已成為上代殘存之物，特煩當代畫家陳海虹氏寫真垂述

古越 婁子匡 謹識

五九年三月

民國十七年季秋出版

真正笑林廣記

上海沈鶴記書局印行

大塊茫茫流光瞬息而世間覆翻雲霧互變滅幾令天壤為之變客河山為之變色
尺蠖不能胸出智珠廓清臨澗猶刁桐桐然笑徒資譚柄是呂亦可慨也已雖然文人遊藝為
龍為蛇無所不可故雖滿目荆棘盈前矛戟而青梅惟我白眼由他總付之啞然一笑鳥所論
妍媸美醜耶主人秉異賦個價英奇不屑作小儒嚶嚶然弱冠即有志四方足跡遍海內故予
聞見日益廣而諸揀日益深夫何穎亮研究經荒裘敝而白衣養狗咲眼誰青則又往往襲更
青之說踏學莊周之隱語清言傾四座非徒貌晉人之風味實係有激乎其中而聊齋說此笑
林廣記之所有不解但翻用輯成書亦足見其一班矣書為同人欣賞久請付梓而主人終有
避戲所成惟恐受吃俗目不教問世昨日坊請益堅通掀髯大笑曰知我罪我吾亦聽之斯帶
已矣且余豈小知天壤間何者當歌何者當泣第念紅塵鹿鹿觸緒增愁所謂人世難違開口
笑不獨余悼之感之苟得是備而一再流覽焉非拍案有狂呼即撫膺而叫絕或斷淳子之纓
或解匡鼎之頭言者無罪聞者傾倒幾令大塊夢成一歡喜場若徒費考索心慮舌頭此則二
公也此則夫類也此則神奇變幻匪比思存也則供頓咲于當塗博飲頹于叔季壯夫之所不
為豈有心冊教者之所取客爭媚者哉余故於主人之鐫是集而樂為序也

丙午仲冬月漱齋史漫題于笑咲軒

古艷部

淫言

比職

錢利市

會管

有理

取金

糊塗

不明

敬奏

偷牛

遊暑

石碑內非今碑

強盜脚

屬牛

同僚

家屬

州同

衙官隱語

詳夢

太監觀風

常禮

念教本

武弁夜巡

梁子助陣

進士第

及第

朝武舉詩

對君

老父

公子封君

送父上學

初稟詩

考監

坐監

不在京

咬飛邊

入場

書代

監生娘娘

監生自大

打了

玉監生

自不識

監生拜父

半字不值

借藥攪

齊戒庫

附列

酸鼻

做制字

春生帖

借牛

哭麟

江心賦

吃乳餅

不願當

蓋字塔

醫銀入腹

田王見雞

講解

訓子

腐流部

解朝

上任

爭職

廝打

鑽刺

証孔子

放肆

替禮

不養子

借禮

廩種

脫科

鬻門

野味

僧士詰辨

楊相公

頭場

後場

做不出

姪帽

無一物

帶巾人

窮秀才

頌屁

出學門

抄祭文

行房

狗頭師

湊不起

四等親家

七等割療

腹內金無

不完卷

求職

夢入泮

謁孔廟

進東脩

狗坐籠

講書

師管徒

請先生

罵先生

沒坐性

兄弟延師

請破齋

鐵櫃

赤鑿賦

於戲左讀

中酒

教法

澆其妻妾

先主意氣

夢周公

貓逐鼠

想紅家

開湯

改對

捉徒

蜈蚣咬

我不如

掘荷花

寶真

咬餅

叔叔

是我

開編

卸膠皮

屎在口頭

村牛

雞

雞

個人個妻
術業部

歪詩

敬後詩

詠鐘詩

老重生

認拐杖

拔鬚

未冠

醫書

冥王訪名醫拾樞

醫人

好郎中

謝郎中

哭郎中

辱子郎中

迷陽藥

跳蚤藥

醫乳

醫屍

醫按院

腳踢

錫前幹

怒其命

包殯殮

屎打碑

送藥

補藥

藥戶

屎樣

取名

索謝

包活

退熱

殮露

看脈

醫女接生

大方打幼科

幼科

小兒窠

小犬窠

罵

賠

吃白藥

遊水

地師

風水

陰陽先生

陰陽生

法家

相相

卜筮

不着

寫真

鴉鴉像

諱輸恭

好春

銀匠偷

利心重

有進益

裁縫

要尺

木匠

哈毛

待詔

籠頭

頭嫩

取耳

同行

偷肉

船家

稍公

水手

賣淡酒

三名斬

酒娘

走作

看醋

酸酒

炭婢

卷之二

形體部

朝朝賣契

呵凍筆

揪腎毛

觀相

愁眉

鬍刺殺

直雄橫縫

被刺

拋毛

鬍子改灰

不料酒

吃白麵

通語

聯宗

一般精

稀鬍子

出鬍約

問有貓

馬鬚少

鬍答朝

光屁股

親爺

無鬚狗

沒鬚屁股

拔鬚去黑

黃鬚

白鬚

老面皮

胖子行房

諱幹法

截長

長卵噴氣

矮子賣燈

拔鬚去黑

扇墜

攔淺

瞎教盟

替笑

被打

吃螺螄

响不遠

獨眼

親嘴

扇墜

攔淺

冥而

烏雲接白

鼻引作糞

蝦醬

疑蚤

拾螞蟻

檢銀包

金漆盒

問路

漂白眼

雙耳

呵欠

火症

諱雙壺

麻尻

屁股麻

麻卵袋

麻子咬卵

赤鼻

懸鼻的

懸鼻請酒

鼻嘴

鼻耐注

蒜治口臭

鼻

殘疾媽

至辰

鴉舌

過橋魂

六耳

歪頭

爭坐

直背

安叔

善昆

祖師殿

認屍

屍牌

整頭

路上屍

賊屍

吃屍

掉而响

田雞叫

不哩

怕冷

大乳

抹背

喜生蟲

贊陽物

家當

肚腸

巨卵

小卵

貴相

當郎

倭刺

快刀

舊東西結

硬中証

珠重郎

善忘

恍惚

作揖

藝衣

賣弄

品茶

出像

剛執

應急

猴補

正夫綱

請下操

虎勢

訪類

吐綠痰

理舊恨

救書

吃夢中醋

勸勸禁倒

蛇碎夜壺

手硬

呆耶

痴婿

獸子

替馬

棚穿肚

擄凍冰

莫非是我

不道是你

只說是我

文母不該

痴人主女

糊塗花面

事發覺

父各變

燒令尊

子守店

活脫話

母猪肉

望孫出氣

買醬醋

雙探

悟到

藏錫

較戲

拾婦

認鞋

搭藥

記酒

根幹

奸睡

投妻

盜牛

覆米

在行

茶算

代打

七月免

卯生翼

試試看

靠父睡

直撞廊

訪夢價

卦鐘

懶活

白鼻袖

露水菓

夜軟

倚桌安用

盜蛋

看戲

訪盜

演戲

復跌

錢破

出嚙頭

鋪兵

米

鷓鴣鴨

帽當翁

買海蚶

危近邊石

混堂漱口

何往

呆執

信陰陽

醜漢香

燕羽腿

合着靴

教象恭

卷之三

開風部

通靈

拜堂

出氣

兩環

內枕

開鏡

沒良心

呼不好

謝公

死結

親嘴

廣喉

通存

用枕

捕脚

新人笑

古頭錯

起半身

大話

正好

飯水

播播

存夫

取名

不怕死

寬德

多男

新坤

下手

噴不佳

公姦

果爆高

跌槍

兩米船

醉飽行秀

命運不好

鄰人看

後兩連

飲水換非

脚淘

怕冷

穩生男

雞眼

發硬

老氣

鄰人切

忌叫死

再換

扇屍

不不

頭殺

心在這裡

公直老人

他大我大

丹直兒

產婦罵師

謝總

毛病

拿訪

賣空

換牀

雷擊

偷弟媳

世諺部

開路神

佳面鬼

咽糠

望烟白

老白相

借腦子

呵勝

曲蟻

件件熟

活千年

屍香

擲席

淚高登

關院吏

換班

爭坐

軟硬

婢子

屎盡罵

射殿

屁股病

龍陽婆

撒情

臀湊

襲職

允車

擲進

夫夫

倒做龜

老子叫

壽板

小娘

好睡納鞋

美皮陽物

鈴拳

嫌口潤

夢裡夢

平倒縮

子樓父幫

父多一次

醉醉門

纏住

龜渡

骨血

妻當捐

取頭

捉頭

白日鬼

分子頭

穿箭

折雷公

叫城門

老露

抵債

不利語

吹喇叭

戒狗肉

病纏腿

吃符葉

書手

卷之四

會各部

遠度權 掠綠簿 臭至靈康 錢任那都 開業 鴉赤 藏悔 鳥篤 托膠
 陽硬 哭响瓦 聞香袋 見和尚 沒骨頭 和尚下爬 杜徐 大家伙 小僧頭
 倒挂 天報 發露 僧哈 頭眼 問禿 九思 當真取笑 狗煽
 傳通爭七 道士養狗 屎殼 入觀 跳場 驅蚊 謝符 祈雨 香蓮尼
 七字課 蝶世修

開營

不留客

因小夫大

離酒

夢美酒

塗膏

敢說飽

首靈部

呼古黃

留茶

刺石沙

兼見飯

請神

不留飯

七德

吞豆

敬酒五

索喝

罰變賢

不吃素

不奉富

怕狗

飯粘扇

塞包荒

好放債

射虎

糞雞

好酒

切薄肉

借水

窮十萬

會窮

沒奉

債債

債債

債債

大東道

吃人

惡神

極席

滿堂多是

善求

酒煮滾湯

淡酒

止一物

夫火

結機許給

破衣

變命

糊臉

墜吞

下飯

瀝瀝

骨子

好吹

淡酒

尖破

吃糖餅

連三拐

借取

夢差借

說出來

舊像

賣粉孩

吃權優

四職

不見肉

同席不認

凉水

素米

素米

同席不認

素米

素米

素米

許日子

獨管儀

一味之食

夏酒

和顏多

喜屬大

同席不認

素米

素米

素米

素米

素米

素米

鑿金

臭想出頭

賣肉忌勝

白切安

感冒頭

問肉

酒吃

酒吃

酒吃

酒吃

酒吃

酒吃

酒吃

狗燈

一毛不拔

吃嚼不過

夢戲酌

收骨頭

吃黃雀

送君代酒

送君代酒

送君代酒

送君代酒

送君代酒

送君代酒

送君代酒

狗燈

狗燈

狗燈

狗燈

狗燈

狗燈

狗燈

狗燈

狗燈

狗燈

狗燈

狗燈

狗燈

擺海乾

譏刺部

丈人

大爺

接風送程

蘇杭同席

杓啣錠

不停當

和事

朝奉

親家公

中人

媒人

表說

精童

相稱

看扇

性不飲

鬼臉

牙蟲

狗肚一句

吃糧披甲

卯穿嘴上

風流不成

好鳥龜

通賭

定親

有錢誇口

古今三絕

白蟻蛀

烏撞約

吃烟

烟戶

煩惱

貓逐鼠

祝壽

心根

明惡毒

罵無禮

譏人弄筆

素毒

朝姓倪

嚼蛆

笑話一搭

引避

取笑

吃橄欖

避首席

丟空

朝周姓

朝滑積客

認族

偈稱呼

看說

高才

謝賞

不識貨

外大公

赫赫

房事

出醜

整禮裙

戲禮臂

淫病

利市

健訟

官話

索賄

官物

初上路

關一關

摸一把

蘇空頭

連偷罵

瞭馬桶

鳥出來

慶生

賀壽

善義音同

壁字令

不知令

令官不舉

十惡不赦

餛飩

賣糖

食甘蔗

稱人

現子

出飯饅頭

綿在襖

撒屁秤

貓吃食

兩大

日餅

禁處

牆龜

說大話

撐大口

大話

底下硬

大浴盆

兩企恭

誤聽

招音同弗得

手木篤

圓說

手氏

茶葉

乳棉皮

乳廣

賣菓

見皇帝

手氏

大浴盆

誤聽

招音同弗得

手木篤

圓說

底下硬



真正笑相



古肥師

做官 一官陰險其妻曰我的官職比前更大了妻曰官大不知此物亦大否官曰自然及行事妻疑其說小如故官曰大了許多汝自不覺着妻曰如何不覺着官曰難道老爺除了官職奶奶若懸空不取少不得我的大你的也大了此職 甲乙兩同年初中甲海官職已獲縣令甲一日乃語語之曰官位列清華身依宸集與年兄官有司資得懸殊他不具論即拜家廟大字帖兒身分幾何何會天淵乙曰你帖上能用幾字豈和我告示中的字不更天許多曉諭通曉百姓無不傳述傳年兄婦每用處甲曰然則全承貴蓋顯赫堪堪兄可有否乙曰窮鄉僻處道外滿街衙何止多兒數倍甲曰大丈夫圖章名標上兩年兄能無羨慕乎乙曰弟有朝廷印信生殺之權惟書條縱視年兄身居冷曹圖章私刻誰來怕你不申覺詞通乃白總之翰林榮價值千金乙笑曰吾坐堂時有銜口稱青天爺爺值千金印已耶

發利市 一官新到任祭儀門前有米爐紙錢在地官即取錢飽好門丁與官老爺這是紙錢妻他何用官曰我知道且每按發小利市着

貪官 有農夫種茄不活求計於老圃老圃曰此不難每茄樹下埋錢一文即活則其何故答曰有錢者生無錢者死有理 一官最貪一日拘兩違對辦原告愧以五十金囑告關知加倍賠托及審時不問情由被嚴竟打原告原告將去取金 一官出味藥取亦金二錠鋪戶送在書堂備官店備價其何鋪家曰平價銀若干令德老爺取用只須半價可也官顧左右曰這藥錠一錠連他錢金價鋪戶仍係須價官曰價已發過鋪家曰並未會發官怒曰刁奴才你說這酒半價救發一錠連他一半價錢本無不曾虧了你如何胡攪快操出去

糊塗 一青盲人涉訟自訴眼瞎官曰你眼瞎一雙書白眼如何詐賭答曰老爺看小人是清白的小人看老爺是糊塗

不明 一官辦事不明惟好酒急攻貪財賄民百姓怨恨乃作詩以諷之云東家夜夜發羊天紫火蒸粉場裏白虎賣秋

烏龍獅子戲泥蟻水不撞不撞誰知錢與酒不替正和公

敬森 一官被學士駁諫於朝曰奏曰臣敢陛下臣妻昨晚昨日相爭蹴毆辱的紗帽上傳旨云卿酒忍耐皇后有此類類

敬森 一官被學士駁諫於朝曰奏曰臣敢陛下臣妻昨晚昨日相爭蹴毆辱的紗帽上傳旨云卿酒忍耐皇后有此類類

敬森 一官被學士駁諫於朝曰奏曰臣敢陛下臣妻昨晚昨日相爭蹴毆辱的紗帽上傳旨云卿酒忍耐皇后有此類類

敬森 一官被學士駁諫於朝曰奏曰臣敢陛下臣妻昨晚昨日相爭蹴毆辱的紗帽上傳旨云卿酒忍耐皇后有此類類

賊一言不合，天冠打得粉碎，你的妙術，算得個中妙法。

偷牛 有失牛而訟於官者，官問曰：幾時偷去的？答曰：老爺明日沒有的，是在僕不覺矣。官怒曰：想就是你偷的。走高鳴，袖口任憑老爺收。

避暑 官值暑月，欲覓涼涼之地，同僚紛議曰：某山幽雅，或曰：某寺清幽。一老人進曰：山寺雖好，想不如此處。公曰：暑最涼，避暑。

快官曰：何以見得？答曰：別處多有日頭，獨此處有天無日。

石碑 西州人爭，一官素有清名者，係任滿父赴任之立德政碑，官命打撈，注觀之。先於公廨坐下，少頃左右，裏曰：請石碑看石，入碑。

強盜 鄉民初次入城，見有木桶懸於城上，問曰：此中何物？應者曰：強盜頭及至縣前，見無數木匣釘於樓樓之上，官問：官既去而所留通盜之說，鄉民不知，乃點看曰：城上挂的強盜頭，此處是一定強盜鄉了。

屬牛 一官過生辰，吏與聞其屬星，乃鑄一象為壽，官甚喜曰：汝等可知奶奶生日亦在日下乎？吏曰：不知，請問其屬官曰：小我一歲丑平生的。

同僚 有妻妻各居者，一日妾欲謀妻謀之於夫，當如何為帖？夫曰：該用貴弟二字，妾想其義何居？夫曰：同僚，應帖費用此。

構呼做官府之例耳，妾曰：我輩並無官職，如何亦寫此帖？夫曰：官職雖無，同僚總是一樣。

家屬 官坐堂中，眾役有一敬吻屍官，即叫拿來，錄稟曰：老爺先是一陣風吹散，沒影踪，叫小的如何拿得？官怒曰：為何偷情買放？定要拿命，無奈只得取乾屎回銷，稟老爺正犯是走了，拿得家屬在此。

州同 一人最好古董，有侍王王鼎求售者，以百金買之，又一人持一夜壺至，銅色斑駁，陸離云是武王時物，亦索重價曰：銅色雖好，只是肚裡甚苦，答曰：腹中雖具難道，不是個周剛銅。

銜官隱語 銜官聚會，各問何職，一官曰：隨常茶飯，撥將來，盡意取現，或隱語也。一官曰：滾湯錫裡下叉書刀煮，主同薄也

一官曰：鄉下書子，想幾箇，明者不詳，答曰：典屎。說同

詳夢 一作典史者，有媳婦甚詳，夢過三考，已滿村住，福源便得一夢，呼應詳之，想問何夢，公曰：夢見把許多冊籍放在鍋內，煎煮未和，吉凶想曰：初選一定，是主讓腸數日，公曰：我又得一夢，夢見你我一八皆裸體而立，身子却是相對的，何也？媳曰：恭喜一轉，就是個縣現成。

詳夢 一作典史者，有媳婦甚詳，夢過三考，已滿村住，福源便得一夢，呼應詳之，想問何夢，公曰：夢見把許多冊籍放在鍋內，煎煮未和，吉凶想曰：初選一定，是主讓腸數日，公曰：我又得一夢，夢見你我一八皆裸體而立，身子却是相對的，何也？媳曰：恭喜一轉，就是個縣現成。

詳夢 一作典史者，有媳婦甚詳，夢過三考，已滿村住，福源便得一夢，呼應詳之，想問何夢，公曰：夢見把許多冊籍放在鍋內，煎煮未和，吉凶想曰：初選一定，是主讓腸數日，公曰：我又得一夢，夢見你我一八皆裸體而立，身子却是相對的，何也？媳曰：恭喜一轉，就是個縣現成。

詳夢 一作典史者，有媳婦甚詳，夢過三考，已滿村住，福源便得一夢，呼應詳之，想問何夢，公曰：夢見把許多冊籍放在鍋內，煎煮未和，吉凶想曰：初選一定，是主讓腸數日，公曰：我又得一夢，夢見你我一八皆裸體而立，身子却是相對的，何也？媳曰：恭喜一轉，就是個縣現成。

詳夢 一作典史者，有媳婦甚詳，夢過三考，已滿村住，福源便得一夢，呼應詳之，想問何夢，公曰：夢見把許多冊籍放在鍋內，煎煮未和，吉凶想曰：初選一定，是主讓腸數日，公曰：我又得一夢，夢見你我一八皆裸體而立，身子却是相對的，何也？媳曰：恭喜一轉，就是個縣現成。

詳夢 一作典史者，有媳婦甚詳，夢過三考，已滿村住，福源便得一夢，呼應詳之，想問何夢，公曰：夢見把許多冊籍放在鍋內，煎煮未和，吉凶想曰：初選一定，是主讓腸數日，公曰：我又得一夢，夢見你我一八皆裸體而立，身子却是相對的，何也？媳曰：恭喜一轉，就是個縣現成。

詳夢 一作典史者，有媳婦甚詳，夢過三考，已滿村住，福源便得一夢，呼應詳之，想問何夢，公曰：夢見把許多冊籍放在鍋內，煎煮未和，吉凶想曰：初選一定，是主讓腸數日，公曰：我又得一夢，夢見你我一八皆裸體而立，身子却是相對的，何也？媳曰：恭喜一轉，就是個縣現成。

詳夢 一作典史者，有媳婦甚詳，夢過三考，已滿村住，福源便得一夢，呼應詳之，想問何夢，公曰：夢見把許多冊籍放在鍋內，煎煮未和，吉凶想曰：初選一定，是主讓腸數日，公曰：我又得一夢，夢見你我一八皆裸體而立，身子却是相對的，何也？媳曰：恭喜一轉，就是個縣現成。

詳夢 一作典史者，有媳婦甚詳，夢過三考，已滿村住，福源便得一夢，呼應詳之，想問何夢，公曰：夢見把許多冊籍放在鍋內，煎煮未和，吉凶想曰：初選一定，是主讓腸數日，公曰：我又得一夢，夢見你我一八皆裸體而立，身子却是相對的，何也？媳曰：恭喜一轉，就是個縣現成。

詳夢 一作典史者，有媳婦甚詳，夢過三考，已滿村住，福源便得一夢，呼應詳之，想問何夢，公曰：夢見把許多冊籍放在鍋內，煎煮未和，吉凶想曰：初選一定，是主讓腸數日，公曰：我又得一夢，夢見你我一八皆裸體而立，身子却是相對的，何也？媳曰：恭喜一轉，就是個縣現成。

詳夢 一作典史者，有媳婦甚詳，夢過三考，已滿村住，福源便得一夢，呼應詳之，想問何夢，公曰：夢見把許多冊籍放在鍋內，煎煮未和，吉凶想曰：初選一定，是主讓腸數日，公曰：我又得一夢，夢見你我一八皆裸體而立，身子却是相對的，何也？媳曰：恭喜一轉，就是個縣現成。

詳夢 一作典史者，有媳婦甚詳，夢過三考，已滿村住，福源便得一夢，呼應詳之，想問何夢，公曰：夢見把許多冊籍放在鍋內，煎煮未和，吉凶想曰：初選一定，是主讓腸數日，公曰：我又得一夢，夢見你我一八皆裸體而立，身子却是相對的，何也？媳曰：恭喜一轉，就是個縣現成。

大監顧鳳 鎮守大監顧鳳出後生可畏焉為趙眾皆搭口而笑橋問其故教官稟曰諸生以題目太難不敢得一字也好
端笑曰既如此除去後字去做生可畏焉罷

當禮 內相見人撒尿喜甚喚他過來一看其人脫褲見此物尚在跳動內相拍掌大喜曰我的非兒見我公公須當札

兒罷了

念勅本 一遼東武職素不識字一日被諭使人念勅本云所當兼任回銜者也因痛哭曰兼任回銜還是小意思這也者

二字庶當得起

了你今夜幸而沒去題目
武弁夜巡有犯夜者自稱書生會講路羅衣弁曰既是書生且考你一書生請題武弁由之不得喝曰遼花

操子助陣 一武官出征粉散原有神兵助陣皮大勝官叩頭請神姓名神曰我是操子官曰小將何德敢勞操子真神見
教答曰感汝平昔在營場從不費有一箭傷我

進士第 一介弟榜行於鄉鄉罵曰兄登黃甲與汝倚千而委籍若此答曰你不見匾額上面寫着進士第第第
及第 一舉子往京赴試僕挑行李隨後行到驛路忽狂風大作將担上頭巾吹下僕大叫曰落地了主人曰什麼囉曰

今後說落地只說及第僕領之將行李收拾好曰如今憑你走上天去再也不會及第了

朝武舉詩 頭戴銀雀帽腳踏粉底皂也去祭主考也來謁孔廟額滿瀟瀟嘆夫子莞爾笑子路慚見曰這般狀物屠我着

行三軍都去喂馬料

封君 有市井德封君初見縣官甚為躊躇上坐曰叨為令郎同評官論理遂讓侍坐封君乃張目問曰你也是屬物的

麼

老父 一市井受封初見縣官以其為草芥之曰老先其人忿怒而歸子問其故曰官欺我大其後該稱我老先先生是乃

作歌後語叫甚聲老先明得輕道我回你也不曾失了便宜子詢何以稱呼答曰我本應稱他老父母今亦縮住後頭只

叫他聲老父

公子封君 有公子兼封君者父對之乃欲羞不已訝問其故曰你的爺既勝過我的爺你的兒又勝過我的兒

送父上學 八問公子與封君取樂公子欲付君難樂蓋已獲空惟公子年少最樂其人急趨而去追問其故答曰買了

納餽

一監生過國學聞祭酒方成之為差而治之問門上人者然則打燈鎖門監生自出題考文生即喏然曰為罪不

至此

坐監

一監生妻舉勸其夫讀書因假寓於寺中素無書札乃喚脚夫以羅搭書先往脚夫中連獲書身坐捧上適坐至聞

不佳京

一監生娶妻後回京娘妻妬其夫讀書必告曰京裡去一日欲往京去妻曰且在此閣上納了鈔着既行書院妻

入場

一監生應試入場方出一故人相遇揖之并揖路傍初茶主曰此其孩揖之何為答曰他與僕與從大場場裡出來

會依

一生活情為讀書每日過玩千後歸房中看取書持又還視之曰依持讀書種之曰依又持史記視之曰依持

程了

監生至城廟傍有監生程素相監生恨恨欲歸請妻曰房次大則監生佳尊貴連你的象皇之一那想在此寫類

監生自大

城裡監生與鄉下監生各要爭大城裡者曰我們見多識廣你鄉裡人孤陋寡聞兩人爭辯不已因往大

街同行各見所長到一大門第奇麗上大中丞三字城裡監生倒着指頭曰這豈不是丞中大乃一徽臉又到一宅頭頭是

大運鄉鄉下監生以鄉字認作鄉字忙亦倒念視之曰這是鄉裡大了兩人各不見高下又來一寺門前上題大士開襟此

平心和議曰原來鄉下自大

打丁

一人任校館打了舉校卷之卷謝各曰我三員也任制卷一做為又一至亦如之妓曰為何答曰我監生也妓

曰監生便怎麼其人曰豈不知監生從來原見丁

一監生姓王加納知縣到任初落學書卷書得卷牛童誦讀之聲感問那王見之是何人答曰此王誦之之兒

王誦生

一監生姓王加納知縣到任初落學書卷書得卷牛童誦讀之聲感問那王見之是何人答曰此王誦之之兒

王誦生

一監生姓王加納知縣到任初落學書卷書得卷牛童誦讀之聲感問那王見之是何人答曰此王誦之之兒

王誦生

一監生姓王加納知縣到任初落學書卷書得卷牛童誦讀之聲感問那王見之是何人答曰此王誦之之兒

添一案復問一許多疑點

春生帖

一財主上通公堂請友曰某其是欠通清早來拜我其為燒生帖傍一監生曰這到進卷不進好像連兩員款

天祥客竟有寫春生帖子的理

有走來借牛於富翁者翁方村客讓其為做鐵棍之對來使曰知道了少刻我自來也

借牛

孔子見死雖哭之不置弟子謀所以對死者乃編錢挂牛體告曰驢已活矣孔子觀之曰這明明是隻村牛不

哭驢

多得幾不錄耳

江心賦

有富翁同友遠出泊舟江中偶數岸上見華明題江心賦三字錯認賦字為賦字筆誤老屋友問故指曰此賦

吃乳餅

富翁與人論及童子多自乳母為吃其乳其相感也其人謂富翁曰若是如此想來足下從幼是吃乳餅文的

不願富

一鬼往生時要王刑作富人鬼曰不願富也但求一生衣食不缺元是非燒清香吃甚若安閑過日足矣要王

董字塔

一富翁問董字如何富翁對以董字頭次一字次田字又一字又田字又一字其人驚草壹田壹田壹為吃死之用

醫銀入腹

一富翁哈銀子口誤吞入腹痛甚延醫治之醫曰不難先買紙牌一副燒灰咽之再用艾艾灸其銀自出矣

田主見雞

一富人有餘田教欲租與張三者種每畝索銀一雙張三村雞獻于背後田主遂作吟哦之聲曰此田不與張

三種張三忙行雞獻出田主又吟曰不與張三和與誰張三曰初聞不與我後又與我何也田主曰初死乃雞雞之讀後乃

見雞雞而作也

講解

有姓李者甚富而驕或嘲之曰一童讀百家姓首句衣師講解師曰趙是精趙的趙字係俗謂人錢是銅錢的錢字

孫是小湖湖的湖字係是非姓張的張字係又明則暗不可諷的舌師曰也張曰如何講師曰不過姓李的小湖湖有

了幾個臭銅錢一打就揮出來

訓子

富翁子不識字父勸以延師訓之先學一字是二畫次二字一畫次三字三畫其子便欣然投筆告曰白兒已都曉

了

子長身而師之乃謝去一日又欲招萬姓者欲分子長想恐然不見萬成父往請之子長曰姓亦多矣備如何姓萬自早來他得五百畫看哩

腐流邪

辭朝 一教官辭朝見後忽個留之不忍去人問其故答曰我想蔡了的猪羊有這般肥大便好

上任 裁前選教職切上在其其進街不覺放炮大哭大驚問之妻曰我已得你今日已進出了學門誰知及進了學門

爭職 蔡了過乃儒文爭一猪大職各執其職之一頭一齊又相繼盡擊傷其職爭者止兩手勸得職中由一捧而已因曰

元雞不得大在職於元元地地

如可敬得他教官曰這般投場又要忙等蔡了了再換他報仇便了

費 買些猪羊為子弟蔡一秀才做頭蔡秀才不得已任列為第三人一友問曰凡何居屈第之下答曰他两个一會

江孔子

道事大何以相同一位老先生曾真上進學在事所致豈有偽者兩人各大喜而退弟子曰夫子何瘦之甚也孔子曰此輩

人無得他動身就分一卷他怎麼

效律 道學先生邀女出門至平夜高無聲前非何陳索僕云相公夜深請仰聽先生預足然曰你不曉得小畜生此時正

在那裡效律了

將禮 廣文到任門人以錢五十為壽為禮贈曰禮具費禮五十丈門人甚首頓首拜師書其幣而退之曰減去五十拜補

足一百又何如門人答曰情願一百五十拜免了這五十文又何如

「蔡子 一士夫子孫繁衍而向備有無子者乃驕語之曰願汝力量免子也養不出一个像我這孝子孫多何等熱鬧

活像 孔子在陳絕糧命子往回國借之以其名與國號相同其有情狀比往通說大經曰汝孔子要攪我往俺回

四子以天罵俺回之為人也攪我子斷不取願子快快而歸子實請往自祈平黃樓舉攻當白賜也何故望回群回

帶中人 一和尚撒尿坑裏自己陽物傷帶中人走來戲曰你師徒們不在此講甚麼和尚曰看他頭有幾多大要擢頂

方巾與他帶搭

寫秀才 有初死見冥王首王問其生前因用太過則求主去做一秀才與以五子鬼更喜曰此八罪重不應如此喜遣王

笑曰王惟非重我罪過一個窮秀才他許多金子活活累殺他罷了

頑死 一士死見冥王自稱的學博古通今王偶撒一屁士即進河云伏惟大王高鑒金鑿供曾食能依稀子紙竹之類仿

佛子轉輪之氣臣之下氣不勝受之味王急命安准收陽壽一祀至期自天投到不向鬼卒勾引士過十二年復詣陰

司請門下曰頑到大王處問罪過二十年前改父死父意仍守不交

出學門 儒學碑名在第二十二條以理月進一員曾說得後曰父在此為何不拜伎即下拜云我的爺看你這等禮

何時進出學門

抄卷文 東家慈喜母任兒托塔無父乃按古本兵抄抄其父考卷之寫讀看看出王、怪而責之酒曰師比又是古本

判定的如何取對以判判也取情

行房 一秀才於其父分此說說外好得口吞酸舌不知眼上尊香斤公新人曰官人飲一計飲七口既家附九睡學子

展段開散學子一先先先及舉事折轉曰痛共痛哉秀才曰徐徐而進之讓身通泰矣

做不出 租戶也中一租戶請白更出不出來求士怒曰明年待我自體看是如何租戶曰憑相公折壽命去纏到底是做

不出的 一士子赴試於摘與潘生隨牌僕出探考者候父甲僕問乙曰僕不知作又一篇約有多少字乙曰想來作

五六百甲曰五六百字難道胸中便沒有了此時還不出来乙曰五六百字雖有在肚裡只是一時委不起草耳

四等親家 兩秀才同時四等於老會時會識一面後娶姻會親日相見男親家曰尊家曾在何處會過來女親家曰便是

有些高喜一時想不起來各各吟問忽然同悟男親家點頭曰親家親家不難騙白愛

六等親家 一士考夫寺自覺懶鬼甚甚其其之已也乃然一說誰妻曰深願宗師止有一考人番番番人魂官好

利害又博出一等你這可想不可惡妻曰白七等如何對曰六等不過去前理者七等者竟要問對夫官曰這事你這等

虛大曰這彭飛第數考在六等要而見制

館即使拉出使役人偷先生書信作這鬼頭鬼腦麼不令人噴先生的

罵先生

一人見極惡多美說謊之乃假姓婦人將屢請來收生得婆婆看此物大京曰我收生多年矣有頭先生者名

為順生

夫妻夜卧婦曰既先生有館在此請他來坐雲雨罷畢次早妻以雞子酒喚夫夫笑曰我知你謝先生也且問

沒生性

字音呼為先生可也婦曰既先生有館在此請他來坐雲雨罷畢次早妻以雞子酒喚夫夫笑曰我知你謝先生也且問

你先生何如

先生儘好只是嫌他略罷教及生性也

兄弟延師

有一弟為人共延一師分班供給每父班必及嫌師過慢供給之不豐于是兄弟相約師輪至日即拜師約以

為交班肥瘦之論

一日弟將師約兄乃少師飽管而去既上拜師謝撤一洗乃各之曰拜上買賣豈可輕易撤出哉每

原替我吃了去

請破的

庸師臨講說文合字學一日訓徒教大學序云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主人知覺然而遠之復

彼一書言延請人

館主人每事詢之館師一日巡捕拿一盜撞首至官明所以治之師曰天子之道如也

而已矣官家禮放之

曰獲一匪帶著某官又問師曰朝湖道

候訪得賄賂

命免軍許承痛罵曰通劫富生分騙人館教候人子弟其罪不小摘往輪過去交捕物師再三哀告曰

拘固不放保但

猪與利主向方約信候一母物主問何故答曰南方之

尚物全

律忌難母的物兒

還水脩

一姓某家請別字主人患之與師約每讀一別字除脩一分至歲終退除將盡止餘銀三分封送之師曰自是

何言與是何言

與主人曰如今再扣二分存銀一分矣宋宋母在傍曰一年辛苦早除也罷先生上前作謝曰夫人不

言言必有中人

曰恰好連這一分乾淨拜進去

赤壁賦

一後與徒講論前後亦樂兩收卷卷賦字為賦字適見偷兒解伺客外師乃朗誦大言遠前而赤

壁賦

賦亦如前論偷兒在外莫有曰我前係行竊盜被此人識破人家請了這樣去主看家狗都不消養得

於戲左讀

有訓於左讀大學至於戲王不忌白竟如字讀之主人曰候矣宜讀作於呼師從之至太朗讀論語註

學古而近於戲者讀之嗚呼主人曰又安以此乃噱也師大怒謀其友曰這東家會難理會。於戲二字從年端裏裏

初到年尾

中酒 一師設教在開大學之道如何講師醉曰汝偏揀醉時來問我歸與否言之喜曰大學是書名之道是書中之道理師鎖之明日謂其徒言汝輩不知昨日乘醉便來問今日我醒倘不來問何也汝昨日所問何義對以大學之道師如妻

言釋之弟子又問在明明德如何師遠擲曰且住我逢中酒在此

教法

主人怪師不善教師曰汝飲我與今即便死耶主人不解師曰我教法已盡矣。除非妻我鑽在今郎肚裡去我便

問殺今即便飛殺

疾其妻妾 人家請一館師書房邊近女室一日課洗讀卷如四時之錯行的注曰錯猶送也東家每時見嘆其有戲神

折於主人主人不道書解疑疑之師曰書義如此汝自不解耳我何罪焉

樓下師飲小便不得乃從壁間過之不意淋在妻妾頭上復訴於主人主人因思前次孟浪被他拿書定問者証書中有何出

坐定此答曰只為家下不足故不得不云云既以此為甚供給略淡薄便要見過先生殺我妻妾子曰這點書讀了是

像個先生哩

夢周公 一師書樓而不容學生睡睡學主詰之師說曰言我乃夢周公也明書其徒亦效之師以戒方擊醒曰汝何得如

此徒曰亦往見周公耳師曰周公何言答曰周公說昨日並不曾見尊師

猶逐鼠 一稿捕鼠鼠甚多無處躲避遂在竹橋橋中窩賴之數日自前你管

開館 乞兒製一新竹筒取走活酒秤質每飲事呼曰慶新舊酒乾一師正在甕館傷經過聞之駭所以為慶新館也急

向前攔之曰列位既有了新館把這舊館讓與學主罷

開湯 一女將下教場點兵中軍官以馬臂伸長不雅各稱竹管一個預套湯物不內及女將至一馬跳躍脫去竹筒湯物

翻然掛于腹下女將笑問中軍官曰那件東西凡有官的都在管裡這个夫子管誰的所以在此鬧湯

改對 訓發先生出兩字讓與學生對曰馬嘶一徒對曰駝書師曰好不須改傳徒權而還文一徒曰牛農師曰曰狗曰徒

質原是銅三曰腹線像連說四曰敲來噴噴噴吟華立相贊美不實以為詩才敏捷先出其右但天地造化之氣已盡其先遺定係我輩事且矣四人喜疑相聚環泣忽有老人自外至詢問事狀告以故老者曰善哉固先碑但各要藥病四十九日衆問何病各曰了勝骨痛

老童主

老虎出山而向呼壯觀輝虎曰今日固不過一人乎對曰邊而不會問其故曰始邊一和尚因操執不食肉邊一秀才因餓氣不食最後一童生來亦不食食則童生如何以不食曰咬傷了牙齒

認拐杖

縣官考童生至晚忽聞鼓角聲關門之門子童曰童生拜善了拐杖在那裡童認

披髮

童生披髮赴考對錦儀曰你一日不找我進去我一日不找你出來

未冠

童生有老而未冠者試官問之以我寒光網對官曰你嘴上一鬚鬚刺下來亦乃結網矣對曰童生也項裏如此

是新冠是檢軍事不好恭得的網巾

術業部

醫官

醫官實得醫骨劉付者居落而坐於店中過者駭曰比何店而有官在內傍人曰各此醫官之店

冥王訪名醫

冥王遣東平訪陽明名醫命之曰門前死者鬼者即是鬼至須首報到陽世每過門門家鬼妻喜聚後至一

家鬼門前鬼步後自此可以勞名醫冥間之方昨日新醫藥錄著

抬柩

一醫生醫死人主家憤甚呼聲僕僕打醫醫衣妻再王曰私打可免官法難饒即命送官懲治

人抬往殯殮主人許之醫務家貧無力惟疑念有二子夫妻四人共來抬柩至中途醫主欲曰為人切莫學行醫妻死矣曰

為你行醫妻老妻幼子三項重物柩抬不起長子曰翁翁以後醫人揀瘦的

醫人

有送醫士出門大過關而吹主人喝之即止醫醫其能解人意王曰雖以畜生創也遂會依醫人

好郎中

人有向醫家看書者行至半路病性忽作此物起然直醫乃以手捧住醫曰好郎中好郎中

謝郎中

有醫亦服者百方治之不效或教以用尿除頭去尾抹之即好如言用後果愈一日小便手擦陽具而言曰虧你

醫好我眼欲打項巾你帶你頭忽天忽小做件衣你穿你身時其時短人問為何自言自語答曰我在此打點謝郎中

哭郎中

一人有一妻一妾此後妻妾纏綿而哭妻無其首曰我的郎頭呀汝控其足曰我的郎脚呀又次者死可哭得真

得摸其腸物曰我的郎中呀

娘子中

一十八人往海花園玩其時遇着救其病婦婦人起前被打腰骨刺破手指出血不止傷過一救事言曰血

不止可料能尿淋之即好士依其言血止遂作口說以贊之曰今朝散步入園中窺見舊樹滿樹紅双手觸躑躅一刺

血流不止手解紅救實傳把款尿淋果然效驗就跪於藍道入關無妙藥辱子也會做郎中

連婦樂 一方士專醫連婦人約婦着庄會一曰之婦人私合一日有艘浪子來賣藥過方士他出其妻取巧付子妻就

以藥彈其背上商婦至房婦之得便伊父合方士歸妻以其妻告之方士怒云難叶你就他妻曰我若不從願得你病不

靈了

跌金渠 一人賣跌金渠招世上好出賣跌金渠如何用法言曰捉住蛇咬以藥塗其嘴即死矣

醫乳 一藥河海有乳藥醫外科妙方身才已玉腕問何善答曰我在此仔細斟酌必要醫得與也一樣地好

醫心 一上巧醫心奇脈云云 治道中靈靈是大便不來定撒止屁少頃坐中忽聞屁聲醫曰如何客應曰是小弟

醫得醫馬也仔 一按台要氣提醫治各醫醫得馬備醫者手背按腕大紋黃而透之醫曰你打便打打好只是你脈息很紧了

醫被院 一按台要氣提醫治各醫醫得馬備醫者手背按腕大紋黃而透之醫曰你打便打打好只是你脈息很紧了

湘陽 一按台要氣提醫治各醫醫得馬備醫者手背按腕大紋黃而透之醫曰你打便打打好只是你脈息很紧了

右 一按台要氣提醫治各醫醫得馬備醫者手背按腕大紋黃而透之醫曰你打便打打好只是你脈息很紧了

保龍降 一人行斷武場英雄戰後在日月山下小村治之醫曰見事耳遂引小羅救其外幹助藥謝辭去問內教如何答曰此

事內科的事 或身醫者問以生書何如答曰不與說起都破真命慘處教有場人家才要走走

不與命 有醫死人兒許以伸歸實情其意甚欺命小補之至一橋上忽取兒尸擲之河內外怒曰如何拖了我家小舍

兒 非也司舉左袖曰你家的在這裡

打羅 一尼然心甚嫩以繩前吹佛之燈抽之的吹吹不料用力太猛折其主我在乃拖之則漸至腫脹甚醫費費現

醫好兩手階後捺捺息又哭出兩聲秀翁一詳考秋曰我也醫之醫醫從來身底心骨打羅

一醫連醫的叨都曰向來求醫是而醫是然別醫是任奉的 一帖都合拜 一醫曰這了了我的病亦亦生起病

利心重 銀匠開鑄三百絕死一人進門審事有以碎銀二錢來領者乃將其半傾作對與之其人大怒謂其利心太重
銀匠曰天下人的利心再沒有比過如我的開了三百店上落得二錢難道自己吃了飯三分一日你就不要了
有進益 一翁有三增長鐵錢次銀在帳房三書不學手藝夜自開窗偷書之白銀數錢的夢落錢之就是錢戶改銀匠的
要落錢錢就是錢錢獨汝游手好閒有何特為三增曰不妨待我打一把鐵槌敲開人家庫門要取論不論再是易易請
罕他錢戶錢錢翁曰這錢翁是賊了增曰他們兩個整日落人家東西難道不是賊
裁縫 時子大軍太守命法官行雨亦不至太守怒怒逐法官官去小道本事事不如裁縫最好守曰何以見得
答曰他裁縫就是裁縫

要尺 一裁縫上廁坑以尺插坑上便完忘記而去隨有一滿洲人登廁偶見尺將腰刀挂在上面少頃裁縫轉來取尺見
有滿人畏而不前觀覽良久滿人曰噫乎你要甚麼答曰小的要尺滿人曰略因腰的尺也沒有爾完你就吃取
木匠 一匠人裝門門候裝門外主人罵為賊賊匠答曰你使賊賊主怒曰我如何到賊匠曰你若有眼便不來然這樣匠
人

哈毛 一人破家與二妓相連數年臨別妓女贈得陰毛數根珍藏囊中時為把玩一日忽失夫去過尋不得偶踐至街頭邊
一皮匠口含猪鬃其其人罵而奪之我爾豈須幾錢得這兩根毛如何偷來刺插在你口裡面

待詔 一待詔初學刺頭者以傷一處則以一指掩之已而傷多不勝其指乃曰原來刺頭者難得十手觀音來才好
錢頭 兒頭者被賊偷錢曰至王顧家改生活主人見其感其問其故答曰一主平昔所積昨夜被盜存細想來當發
賊錢了二世頭耳主人怒而逐之他日另換一人問曰某人原是府上主顧如何不用主人為述前言其人曰這樣不會講
話的只好出來弄

頭嫩 一待詔替人刺頭才舉手便所傷甚多乃伴曰拜主人曰比頭尚嫩下不得刀且過幾時姑候其老老再刺頭
取耳 一待詔為人看耳主人痛極曰問左耳連取否曰方必次交左耳其人曰我道就是這樣取過去了
同行 有魯刺頭者偶於市中與人修脚脚已脫矣魯者正欲舉刀見彼袖中取出一鐵內埋藏刀數把修者不知以為
刺脚也乃為然而去追問其狀則曰同行中朋友也來錢我

偷肉 厨子往一富家沽酒酌肉一大塊於嘴內適為主人窺見有書作來他拜揖好使嘴內跌下地來乃曰厨司將肉

向天底上用文火連夾七次明日拿起自然不酸主曰豈不傾去湯乾了客曰這等酸湯不傾去要他做甚

鬍子改裝 教燒皮匠姓女三人同席行令各要遺本行四句實事叶韻離臣曰失去一背棧拾得一破風改了一背棧落

下兩袖補皮匠曰失去一双鞋拾得一双靴改了一双鞋落下一張皮改者曰失去一張皮拾得一鬍子改了一張皮落他

不斟酒 一家宴客坐中一大鬍子酒量甚縮不前五中空如也玉舉杯祝教次鬍子曰安得有酒玉罵僕為何不斟

單曰這位相公沒有鬍的鬍子你擲揚擲以下白這不是前邊是你娘的尿不成

吃白麵 一僧人一經紀一妓女同這院過大雪連往古廟避之三人談曰今日我等在此各將大雪為題要補入自家本

色詩白千片白碎前朝聖空中旋落在我山門上好似一座白玉殿經紀白片片碎前朝聖空中旋落在我鬍子上好

通話 有一人臉長透瘦人見之死不替為美髯偶一日遇見風塵先請他一相相者曰可憐真相擇了此其人曰救之

一散懶 兩人談論論語一書皆講鬍子開章就說不亦悅乎不亦樂乎不亦君子乎這三个都是好鬍為人謀而不忠乎

一精細 一精鬍子要相面相士二尊相雖不太寬亦不至貧窮考云何以見得相士曰看公之精比上不足以下有餘

出糞的 一光臉自覺無鬍非太公持銀往醫肆求買出鬍的鬍鬚星花出醫肆傳一方云可將尿尿一個打氣發白

出虎一粉鬍子來 一婦老病卧于樓上延醫治之醫過買魚歸途遇之而去遂買魚于樓下登樓診脈忽想起樓下之魚然被福

一婦老病卧于樓上延醫治之醫過買魚歸途遇之而去遂買魚于樓下登樓診脈忽想起樓下之魚然被福

一婦老病卧于樓上延醫治之醫過買魚歸途遇之而去遂買魚于樓下登樓診脈忽想起樓下之魚然被福

一婦老病卧于樓上延醫治之醫過買魚歸途遇之而去遂買魚于樓下登樓診脈忽想起樓下之魚然被福

一婦老病卧于樓上延醫治之醫過買魚歸途遇之而去遂買魚于樓下登樓診脈忽想起樓下之魚然被福

一婦老病卧于樓上延醫治之醫過買魚歸途遇之而去遂買魚于樓下登樓診脈忽想起樓下之魚然被福

一婦老病卧于樓上延醫治之醫過買魚歸途遇之而去遂買魚于樓下登樓診脈忽想起樓下之魚然被福

不成小兒被罵歸而哭訴于母母慰之曰我兒他罵別人不是罵你你娘的此物上却不多幾根由他罵去罷

劉各朝 顏回子路伯魚三人私議曰夫子惟顏故開口不脫字顏子曰他對我說回也其意乎子路曰他對我說由也

說汝知之乎伯魚曰我家裏對我也說汝為周南召南矣孔子在屏後聞之出責伯魚曰是个短命由是个不得其死

說我精也罷了你是我的兒子如何也來說我老子

光死取 有上司面稱者與光屬馬史同殿上台顏回偶帶米糝門子跪下稟曰老爺龍榻上一顆珍珠官乃那去屬史曰

衙書備門子你着上官門子何善伶俏滑溜熱熱不堪重刑一日西官又叙會吃麩屬史方善善動口有木綳進之與挂在

唇角門子魚進上白小的稟書問稟何事各官好珠光淨其股多了一條蛔虫挂在外面

親爺 有妻甫受命而夫出外經商者一去十載子年長不會識父及父歸家後入妻房其子驟前乃大喊曰一个面生

鬚子大胆闖入母親房裏來其母曰我兒勿做聲這鬚子正是你的親爺

無賴狗 一役官替自者忘人騙他凡貨船過關必要繳一撥驗方得放心一日有脫羊者至現例羊有稅狗無稅將羊

角錐去充狗過關官用手摸著鎖下錐乃大怒曰這些奴才都來騙我明明是一船羊狗是何物出錢的

沒賴屁股 一公領孫漆中洗澡孫拿得一塊或前跳或後退孫問公曰前趕後退後趕前行不知何處是頭何處是尾公

答曰有賴的是頭沒賴的屁股

拔賴去重 一翁賴白令姬婆之妾見白者甚多拔之將不勝其拔乃將黑者盡去拔訖翁引鏡自照還大駭因其妻

妾曰雖道少的劍不拔劍去拔多的

白賴 老妓年近六旬尚倚門接客二人打釘見其蓬毛粧白自謂曰該用烏鴉鬚了妓問渠宜在何時答曰接的邊後妓

接首曰若對你說沒有這一夜關工夫由他白去罷了

黃精 一人隨童每十妻前有發黃精無窮漢一生不受人欺一日出外被毆而歸妻引前言答曰那棒打那人的竟

是通紅的

老面皮 或問世間何物最硬曰石頭與鋼鐵其八曰石可碎鐵可整安得為硬以弟前來惟兄面上幾層最硬鐵石終不

如也問其答曰首老曰這副厚臉皮竟被他擰了出來了有懼者高朝曰足下面皮更老這等硬臉還擰不速

胖子行房 夫婦兩人身軀肥胖每行房較較肚皮破毒不能暢意一娃子云我倒傳你个法兒潤從屁股后面裏進去甚

被打 二替者同行世二替者設法行狀日奔忙度日更甚意如得我們心上清則眾衆大防所之乃仍為官也

謂其失過適避以動把各打一頓而呵之去隨復動呼之一替者曰畢竟替者好若是有眼人打了還要開罪

吃螺螄 有首子善食螺螄尖子隨一螺螄在地低頭尋檢檢檢雞屎放在口裡向人曰好熱天氣東西儘墜下地怎就

這等是傳快

响不響 夏子夫婦同睡妻賸約一人與之交合問曰何處作權响妻去想是開壁不要管他少頭又响替者曰踉蹌此响

光景不來

獨眼 乙弟二人同往河中洗浴之陽物被水蛇咬住扯之不脫兼持刀欲砍兄曰仔細看了下刀兩眼的是蛇頭獨眼

的養子

兄弟認匾 兄弟三人皆近視同拜一客堂懸匾書堂一匾面曰王人原承是此病不然何以取道指堂也伸細看良久曰

非也相三 柱道政名道情堂耳二人爭論不之以至各自力為勢使拜之乃張自視視半响曰汝兩人皆妄上面安得肯

匾

金漆漆 一上舖以月日將頭半供一六作思在路人遺下的金子時時又去捧其其謀騙乃嘆曰好个金子只可惜漆

了未乾

問路 一近視迷路見道旁石上榜歌一稿疑是人也遂再三詰曰少頃鴉飛去其人曰我問你不答應你的嘴子被風吹

去了我也不對你說

喫而 一鄉人攜鵝入市近視見之為黃布者連呼賣布鄉人不應急上前揪住鵝尾逼視之鵝忽撒屎適噴其面近

視怒曰不費財能值得這等錢乎遂罵起人來

烏糞投白 近視者赴席對席一鵝子吃大餅即起別主人曰路遠告辭主人曰天色甚早吾恐天下雨那邊烏糞投白

頭哩

鼻引作祟 近視者拜客主人留待茶茶茶完現茶白鼻引以為椒搗也搗搗不已久之忿極輒用指起僅力一咬指

破血出近視乃仔細認之曰碎我口道是椒搗却原來是一个紅鼻

嫌齋 一鄉人挑糞經過近視喚曰拿糞筒來鄉人不知急挑而走近視趕上將手攔糞一把一糞上聞之乃罵道甚臭

大驚 一婦人兩乳極大每用抹胸之一日忘繫抹胸傷出見人人怕而問曰今郎是幾時宗的婦曰還不曾產有人問曰

既不是合郎你胸袋的是甚麼 老翁續取一婦其子夜德德所但聞呼快活頻叫英利子大喜曰吾父高年尚有如此精力善做也再細察之乃是

命極微也

善生 有善生風者自言一年生十二個氣結其故曰我身上的氣真真一月一個吳音說叫格

替陽物 一人客于他鄉見主者問曰貴地之人好大陽物主者甚喜答曰果然但不知尊客如何知道其人曰我在貴

處博了幾錢得此錢的陰物此別處更寬所以知道

家當 一婦有姿色而窮一欲謀娶之恐其不許乃賄託媒人極言其家事甚富解婦許之及過門見四壁蕭然家尤長物

知照計中釵大罵不止怨恨婦人窮人以賄物托媒豐儉異常放在桌上連敲數下仍不起曰不是我誇口說別人本錢破

壯物 有未嫁者父方小鮮藝物為所女見問母曰那足甚麼東西母不便顯言答曰挂出的壯腸女既嫁歸無忌塔家

貧勤之欠住謂其夫家茶米不足也文曰人察窮便喜得壯腸還好就說些飢餓也情願

巨卵 一人死後冥王訂安為郎其哀懇得許復原形放其靈魂因行急猶存卵未變既醒欲再住接仍復原休養秀

止曰關羅王不是好請話的只得做我不着接些善罷

小卵 一人命妻做鞋而小怒曰你當小不備小在鞋子上面妻亦怒曰你當大不大備在這双脚上

貴相 有家人婦得醫婆字主人者同伴私問其狀答曰貴相真是不同問何故答曰布袋都是棉團線軟的

當郎 一婦攬權其夫所求不如意乃以毒藥其腸子後而詭妻曰適因其用甚急適你索不肯將此物當銀一兩與之矣

妻學之果不見乃急取銀一兩付夫令速回購腸子曰昔世中有當絕長大的豈可貼些銀子換上一根回來你那性小東西

着絕了也罷

後制 甲乙兩婦端坐各因其夫大小及後如何因不便明言乃各比一物甲曰我的是鏡碗盛小菜乙問其故甲

快刀 曰小便不小是教日之名極好乙曰這甚遠好不像我家的物事秀是一把快制甲問其故又小又快

新郎初行房婦欣然就之絕不推拒至事畢後反高聲叫曰有強盜有強盜新郎曰我乃丈夫如何說是強盜新

清談至此病者曰小弟的賊意却做個親翁的心病一段

品茶 柳裡親家這地探望柳裡親家待以松蘿泉水茶鄉人連舌贊曰好好親翁以為後能格物困則曰親家好甚

是茶葉好還是水好鄉人答曰熱得有趣

出像 鄉下親家到城裡親家裏房由將文章揚揚有極首不已親家說親翁死有得意的麼查云正是着了半日並無有一張佛像在上面

剛毅 有父子性剛平素不肯讓人一日父留客飯命子入城買肉子竟持槍出城門值一人對面而來各不相讓遂至

良久父尋至見之謂子曰汝快待肉回去待我與他對立着

應急 主人性急作有過犯連呼家法不至而嘆愈甚家人曰相公且請先打兩個把掌應一應急着

搬桶 一人留友夜飲其人厥顛聲發友笑其故曰竟不相識矧性情最悍尚有馮子桶未劍若歸邊則受累不淺矣其

人據驢而言曰大丈夫豈有此理把我驢其妻忍出大罵曰把你使怎么其人即双膝跪下曰把我使驢了就走

正夫綱 梁伯遠善各受其妻依姦糾合十八人飲血盟誓身為善接正在醉神飲酒不想康娘聞知一齊打至期所九人飛

跑京軍能一八危至不動衆皆私相佩服曰何物乃爾談談他欲大討少須賴數舉之已京死矣

請下標 一武弁俱內面帶傷痕問傳讀曰以登壇發令之人受制了一女子何以爲弱弁曰積弱所致時整頓不起則

僚曰刀劍士卒皆可以助兄威伺其咆哮先令軍士披掛鎧甲林立砧子兩旁然沒盛之相拒彼捫子軍威散不降服并從

之及隊伍既散乃天既張其妻見之大喝一罵曰汝裝此模樣欲何為并聞之不覺胆落急下跪曰並死他意請奶奶赴

殺場下標

虎勢 有破意歐任許其友其友教之曰凡平昔懦弱慣了須放些虎勢出來友妻從屏後聞之喝曰做虎勢便怎麼友京

跪曰我看做虎勢你就是存孝

訪類 有慎內者欲訪其類耳十弟兄城中已得九人尚缺一個因出城訪之見一人搬馬桶出後聲曰此必是我輩也

相見道打訪之者曰我在城中做第十個不好受來你城中做第十個

吐綠痰 兩俱內者皆以積憂成疾一吐紅痰一吐綠痰因赴醫家服藥醫者曰紅痰從肺出猶可醫綠痰從胆出不可醫

歸治後重打也其人明由胆出之故對曰死好了胆故吐綠痰胆既破了如何醫得

所製了轉見忙苦到了苦老備滿口運得對着哩

借馬 一梳人有三婿第三者甚歡一日大八新買一馬命三婿騎上衫容馬之快疾出口成文了物雅俗長將白水面

欄牽到丈人騎馬到山塗芳草之騎來金針道來沉在丈人贊好次及二婿白火上放鶴毛丈人騎馬到餘騎去又騎來鶴

毛尚來佳再次騎到三婿飲子况吟半响首無搜搜愛丈人母撒一响屁飲子曰有了丈母撒个屁丈人騎馬到請騎去又

騎來乳頭欄未開

竊案壯 一婿新婚平素與人說男女交媾而未得其詳初夜將婿股往來燈籠久之偶便入札巾在丈人背後被衣而

出縣匪心慮越數日發便得至巷口聞人曰可聞得某家新婿擄案了壯皮沒事症

行也亦 一婿婿妻家留飯湯呼喚其味乃以依標數塊納之腰間攜鞋請妻曰汝父家言注共持標標虎皮食之

體中已消滲矣如何如何撒出了一得尿竟有逃走

大婿正行受事忽丈母闖入夫即倉皇躲避其妻曰之母台胡千萬莫驚其婿

其婿我 一婿婿妻不勸新女婿與他講門一嘴其夫大怒往訴岳母母曰不要怕岳母焉不其公婿

其婿 一婿婿妻以被擄婿為成前以手伸入懷中潛解其褲丈人大言友獨被擄婿也婿曰丈

母來勸勿動此他不會有傷分明說就是我

丈母不該 丈婿與丈人拜揖遂將屁股一捏丈人大怒婿云我公道是丈母羅隔了一夜丈人將婿封之曰畜生我昨晚

發怒罵了一公就是丈母你也不該

如八生女 前婦人娶妻久而不知交合妻不得已乃抱之使上壽之使入及陽精欲感以好曰我要撒尿妻曰不妨就撒

在裡面如八生之後生一女問曰妻此從何來妻曰不記撒尿之事乎夫乃大悟再復悔言因妻其妻曰撒尿生女撒尿一

元生男當何何不早說

新產產面 一婿元子產訪生克之法一人戲之曰先將陽物壓作人形然後從事定能成胎婦人依法而行事其法其

切勿滿面糊矣因自嘆曰男子有便有了之妻生下的必定一个花臉了
其人奔走倉惶友問何故而急若此答曰我十八年前發誓一事今日終覺友曰畢竟何事乃曰一女生嫁
人各使 有字同姓席父上空而子選婿席者同席之問上席是令身否曰雖是家父然各舉多矣

理運俱

勸書

一怕說者既說說字裡句間理運俱公奉擬之心風火軸動忙縮手大說曰我是取笑作耍

日去出私視現之元正月大二月小喜昌厚來皇帝也有大小者三月大四月小到分得均勻至五月大六月大七月大八月數月小乃大起曰有這樣不公道的皇帝涼涼天氣竟被他占了必用如何熱天反把那冰凍我

吃祥中醋

一恨內者忍字中中央笑聲推醒曰沒樣見何事而得意若此夫不能賺乃曰甘聖一妻妻大起持流床下起

尋妻法杖之天曰

夢幻虛情如何故作定事妻曰別理夢許你做這樣夢却不准你做的夫曰以後不做就是了妻曰你在夢裏做如何得知夫曰既然如此待我交際到天明再不耽睡就是了

窮窮窮窮

有一支帳內一日被裏揭帳面及明日上堂太守見而問之吏推詞以對曰晚上乘涼被窮的跌倒了故此罰

破了太守不信曰

這一定是你妻子搗的快些息謔詳來不意奶奶在後堂潯呀大怒擗桌堂外太守驚謂吏曰你真虧

退我內衙窮窮窮也裏倒了

有稱其妻之吃醋而相訪友謂凡買一婢即不能容必至別賣而後已一友曰賤判更甚且但嫌不能容並

不許置一美僕

室逐去而後已旁又一友曰兩位老兄勸你像他老德通真賢善着得房下不能不容婢僕且一不許

松買後堂

至松碎而後已

手硬

有相士對人談相云男子如蠶女子如蠶一生吃不了米飯穿不了衣裳一人喜曰若是這等說我妻子是不有是

化的人問何以見得

答曰昨晚在床上一纏我不能動被他就打了一掌今日還是硬清真的

呆郎

一婿有呆名莫指門前楊登問曰此物何用婿曰這樹大起來車輪也做得妻喜曰人言得是時妻及至厨下見

研醬搗盆婿又曰

這盆大起來石臼也做得妻喜曰這屁大起來盡盡做婿

痴婿

人家有兩婿小者痴婿不識一字妻曰婿夫讀書我痴婿做他你自不識字我面上甚不羞氣自我兄弟須親

叙會

痴婿字也好在人前會說家主處前此處不許做家六字你可字犯人我問起亦可對答便不致欺你了

唯諾至日行

唯諾至日行唯諾即指曰此處不許做家六字婿曰婿字大好良久男婦出來相見裙上有銷金帶帶是金帶

玉滿堂

字字于結之中問子一見忙指向人曰此處不許做家

數子

一數子

數子

數子

數子

數子

數子

數子

數子

數子

數子

數子

數子

數子

數子

數子

數子

數子

此老賊 謂夫曰女妻妾吾交今年雖一載等則明年此時使彼彼同與如何不可

拾時 一人在枕邊拾得一舊春出望小許之于友友曰此不是兄的定是真的彼何喜之有其人答曰便是不是弟的又

不思弟下的所以造化

說此 一婦夜歸鄰人有私夫適歸鄰人踰窗而出攔得一鞋置囊中已因枕鞋而卧請妻曰且待天明認出此鞋與汝其

則妻察聽其夫鞋男去之夫晨起復窺妻使覓鞋見是自己的大海曰我猜怪你了原來昨夜挑窗的劍是我

持的 一女子之婦陰內主虐原甚請醫治之醫知其父之宗也乃曰約酒我親授方知瘡之深遂夫曰愚聆醫乃以約

酒 有藥客者其妻喜出酒一盃即將鍋煤畫于膝上記數主人索酒不已童子曰少飲幾會罷家手妻臉上看有有些

不好身 婦人過一交云昨日兄為何如此高興在家狠幹友云並不曾其人曰我在府上親听其父還要賴友曰騙兒非

人我昨日是確不在家哩 奸賤 奸夫聞親夫歸急欲替通姦公其靜臥在床夫至問床上何人妻答云怪真做為隔壁王大爺樓老娘打出來權避

在此夫大笑云這死鳥為甚妻要值傳佳伯 親妻 夫妻相親夫恨曰其媳恨我明日做了皇帝就殺了你婦曰度皇法不止隣女解之曰那有此事不要听他婦曰我

不這不與的也倒從不說說的自然免女前年說要費費置的德學都費去了 盜牛 有盜牛被檢者親友問曰汝何雅至此盜牛者曰偶從街上走過見地下有條草繩以為退用誤拾而歸路遭此

禍遇者曰誤拾草繩有何罪犯盜牛者曰因繩上還有一物人問何物對曰是一隻小耕牛 釋水 有持銀入市羅米大人袋于途歸謂妻曰日今市中聞其沒得好好之袋也妻曰你的莫非也沒了各曰隨你好漢便

去怎麼弄虧銀子何在答曰這倒沒事被賊緊袋好在袋角上 在行 有行路者對人門縫微笑為其家偷人偷見罵之不巳撒尿者曰我還是個童男不消罵得煩白頭多纏了一大截

道說空重男婦人笑曰這一句話却不該是娘子說的婦曰他助明欺我不在行如何不指破他 呆真 一人家賣純用紋銀製的以傾銷八九色雜用當有便宜其人取元寶一錠托塔八成或素知其呆也止傾四十兩

行之則其財其財元曾五十兩為何及頃四十各曰五八得四十其八曰邊吾為公候至用此等銀反無利益

代打

有建及官者以銀三錢雇人代往其人得銀依法領替既官官喝打三十方受教校痛極因私出所得銀盡

七月兒

有懷至七個月即產一兒者其天恐養不大遇人即問一日與友談及此事各道個月死妨我象租亦是七個

月出世的其人結伴問曰若是這等說令租後來果竟奪奪天否

相主異

兄謂弟白朋從若主規時見有好相人便可飛去弟白便勿得別人家了即也要飛來个

試試看

新婦與新郎先候臨睡即跌打不容近身即訴之父父曰畢竟你有不是處所以如此子云君不信今晚你去睡

一夜試試看

靠父膽

一人不識生子其子靠父父膽不能自立一日算命云父壽八十兒壽六十二其子大哭曰這兩年叫我如何過

得去

解開坐幾多以現成樹又為脚者一腳傷壞主人命仆往山中竟取仆持斧出竟日空回主人責之各曰了又

得去

九下急歸猶主人曰家價打聽不出幾價吾已覺其主問如何答曰社劫每劫要三不其尤

九下急歸猶主人曰家價打聽不出幾價吾已覺其主問如何答曰社劫每劫要三不其尤

眠睡

一人睡在床上仰面背牆復臥肚痛側因腰痛坐起聲痛醫元效或動其脚動其積底致絆鏗一个墊在下面

懶活

有極懶者臥而懶起家人喚之吃飯復懶應其家人必以飢乃哀懇之徐曰懶吃得家人曰不吃便死如何使得復

極懶者曰亦懶活矣

白鼻偏

一人素性最懶終日偃臥不起每日三餐亦懶于動口懶之絕粒竟至餓死冥王以其生前性懶將去輪迴窮

懶者曰身上毛片要求大王賞一全休也

單單留一白鼻感實業多王問何故答曰我做錯結注黑地裡單其我白鼻認

作是塊茶糕食則偷食到口邊一口咬住豈不省了死教氣力

建水桌

一人偶于露水桌上以指戲寫得甚字樣被一仇家見之奪其桌就老住府官告及坐堂露水以為日晒乾字跡

滅去官問何事其人死可說得憶數百小人有菓子一堂持這張來看樣不知老爺要買否

夜飲

一鄉人穿新衣服入城因出門其單布衣為露水飄濕及至城中恠其棉軟奪出城衣為日色晒乾又硬如務歸

謂妻曰其說鄉人進城再硬不起來連鄉下人的衣服見了城裏人的衣服都會棉軟起來

椅桌受用 鄉人入城赴席見椅桌多難桌圍坐極歸謂人曰莫說城裏人受用連城裏的椅桌都是極受用的人聞其說

答曰桌子穿了綉花椅桌子都是穿銷金釘的

有戲 甲乙兩鄉人入城偶吃醃蛋甲駭曰同一蛋也此味獨何以鹽乙曰我知之矣決定是醃鴨嘴的

法盜 一鄉人聞盜入門急為各有內外四字貼于堂上聞盜已登堂又寫此路不通四字貼于內堂聞盜復至乃逃入廁

中盜踪跡及之乃掩廁門咳嗽曰有人在此

演戲 有演琵琶者記我戲是刑釵逼勒有人嘆曰戲不可不看極是長學問的今日方知孫伯喈的母親就是十朋友

復跌 一人獨仆地方爬起復跌乃曰碌早知還有此一跌便不走起來也罷了

緣蹤 一人喜遊行其甚遠自將脯矣巡夜者于城外見之問以何往曰欲至府中巡夜者即指犯役擒捉送官其人辨曰

天色甚早何為犯役曰你如此踉蹌踉蹌至府前極早也是二更了

出纒頭 有酷好乘駕者被人所欺以五十金買驃馬一匹不堪鞭策乃雇船載馬而身跨其上既行里許嫌其遲慢謂船

人曰我買酒請你快些搖我些出纒頭哩

鋪兵 鋪司逸蕪急公文官記其遲換一馬騎之其人趕馬而行人問其如此急事何不乘馬者曰六隻脚走豈不快如四

隻

米 一婦人與人私通正在房中行事丈夫叩門婦即將此人裝入米袋內立于門背後丈夫入見問曰又發理甚成婦人

着忙不能對答其人從袋中飛出曰米

鷄鴨鴨 有賣鷄者因要出恭置鷄在池登廁後一人以鴨換去其人群畢出視嘆曰奇哉怪一時不見如何使鷄得怪怪

黑瘦子

帽當扇 有暑月帶草帽而出者歌大樹下來涼即脫帽以當扇扇謂人曰今日我不帶此帽出來幾在熱殺

買海獅

一人見青海獅者，居住要買，問幾錢。一初賣者笑曰：從來海獅是賣的，其人喝曰：這難道不賺？賺開你幾多錢。

一尺

洗匠還房

一人極好靜，而所居介子獨飲，酌之，聞朝夕，聒耳甚苦。嘗曰：此兩家若有邊店之，曰：我豈可作東款謝一

日二匠並至，曰：我等欲遷矣，足下素許東迫，持米而須，其人大喜，遂感之，席間問之，曰：汝兩家遷往何處，答曰：他處屋在

我屋，我即搬在他處。

兒也收口

有人在混堂收口掬水入口，而收口裏各橫眉相向，感其不潔，此人貯水于手，曰：諸公不要愁得我收口之後

止出外面去

何往

一人賦性最蠢，不通文字，遠遇一友，友問：何往，此人茫然不能答，乃記何往二字，以問人，人知其呆，故為戲之，曰：此惡語罵兄，其父含怒而別，汝自復還，前友問：何往，此人還憤，答曰：我是不何往，你倒要何往哩。

弄執

一人問大辟曉刑對劊子，手曰：銅刀倚一把來，動手救一，生服何首烏的。

信陰陽

有早素離信陰陽，一日被場壓斃，家人欲巫救，其人伸出頭來，曰：且慢待我，等着你去問問陰陽，今日可動得上

也罷

罷莫看

一婦人在門首，破人注目，而有婦人罵不已，解纏勸曰：你又不在此，室憑他看，何妨，婦曰：我若把好面孔看者

也罷

罷莫看，一老翁冬夜醉卧，置脚爐于被中，候曉，其腿早起，罵曰：我老人家多吃了几杯酒，睡着了，便自不知你們這

班後生意

來喚醒，一老翁道：大莫也不曉得。

合着靴

有兄弟共買一靴，兄着以拜客，弟不肯服，亦每夜穿之，拜客中，直至連日，靴而靴，兄再議，合買弟曰：我

要睡矣

教象球

兩人對奕，象球冷觀者，教不置口，其一大怒，揮拳擊之，痛極，却步，右手摩臉，左手搔指，曰：遂不又士。

髮梳糖

一鼓子，具有以髮梳糖者，諷諷凡物，皆可換也，見起巾，裁髮一料，以往遇酒肆，即入飽餐，餐畢，以髮與之，建備

昏矣，其人怒曰：他人俱當用到我，偏用不得耶，弟曰：嫌傅因搗髮，打其人，徐理髮曰：擊料的與他，偏不要及在我頭

上來亂

半處子 有愛婦嫁人而索重聘媒曰再購此物倘不圖爾有婚夫而價曰我這處子夫曾破夫婦曰眼見做過人做
此婦那人肯信婦曰我寒不相親夫陽具渺小效外而半截則實婚得甚寒寒下李

納胎 一婦晝夜不醒一人戲將胎子納入枕中而去婦寤則胎在內知為公所欺乃大罵不止謂婦曰吾妻其睡子
省己此罷婦曰不是這事說此番等語兒不罵曰便東水窮矣一強爭

寢兒 夫妾將嫁事因碍兩子住候未知熟熟不熟乃各喚一子以試之兩子聞而不應知實探為此事也及妻與夫作其
母樂極頻呼叫一子忽大笑母而趨之又一子曰打得打得好娘死了不哭則反哭妻來

連殺 夫婿乘子殺任任意氣感事無期其妻利刃連問數語妻曰已不活了在脚後云很快些說了罷我包凍放在道
裡了

軟藤菊 姑嫂二人紡織偶見藤菊一藍姑曰語苦藤菊成身于湯物俱好曰軟的更好姑曰為何創製軟的藤曰軟
的硬起來一藍便是兩藍

捉蛇蚤 妻好使而每使其夫睡個大合眼即翻身以擾之夫問何故不睡曰吃蚤叮人故耳夫會其意惡之去妻慮
遂乃安眠至曉夫執其物而噴曰我與他相處一生竟不知他有這種本事妻曰甚麼本事夫曰會捉吃蚤

賊幹 賊至臥室見一婢裸體熟睡即與夫合歡夫大呼有賊賊賊幹不賊幹遂低去備問曰賊幹你幾時來的
飯米 貧人正與妻食妻云飯米都沒有了有甚高且笑物類甚多妻曰雖如此說腹內收拾起來幾多助饑自吃哩

播機 開扇扇者夫婦雲雨妻機其物渺夫婿往外取研石青備機睛機塞進妻曰你在那裏吃了甚飯來此物機塞大
了天氣和暖為何涼得他伴水

昏天 一婦臨產腹中痛甚乃呼其夫曰都是你作怪害我如此這般身夫夫阿之曰娘子省得你壞恁緣甚此物不好
若莫鬧了絕此禍根遂持刀欲刺妻夫曰白活家我傷得死去這魂還刻才好些你又來催命

取名 一婦臨產則甚與夫誓曰以後不許近妻盡可一世無兒再不幹那營生矣曰謹依遺命及至一女夫妻相讓命名
妻曰亟做招弟罷

不怕死 一婦生有甚難因答其夫曰肯你平素作孽害我今日受苦夫其不遠意還相戒從今各自分床不可再幹什事
妻然之許月後交關仍開腔曰夫夫問是誰妻曰那才不怕死的又來了

窮愁

一貧家生子，以爲難于衣食，父母曰：多男多子，誰教你貧愁。

多男 一人連舉數子，其母曰：寡媳多男，子克少，老成過子，保養之，故何不棄此強壯，快活活，養在屏後，應曰：生說停健是我，也主首，保不討煩，得享福了。

問兒

一人從外歸，私問兒曰：母親曾往何處，若求台，問壁間，做何事，兒曰：想是外公吃囉，又問何以知之，兒曰：只見

折神

說拍開米，縮腳，娘又叫道：勿要驚我，不親娘。

如此

一婦人，其夫性神，坐者，祝曰：世陽世，陽願，神神，如神，者，曰：何故，望此，妻從屏後，呼曰：費了，大錢，大陌，得

下半

一人，性事過度，其夫，婦相約，下次，雨止，放半截，及行事，妻初，大腰，蓋，之，夫責，以前，約，妻曰：我，獨，過，下，半

截

嘴不准 婦人見男子，真大戲，之曰：你真大，我也大，男子見婦人，嘴小，真戲，曰：你嘴小，陰亦小，與人，與動，遂為，雲南，不，許，男

訟姦

子物甚細，而女之陰，甚大，婦曰：原來，你的，真不准，男曰：原來，你的，嘴也不准。

果爆响

婦擡大，兩，和，朋，是，何，物，夫曰：粟子，夫亦，指，妻，北，戶，問，是，何，物，妻曰：火，炒，既，是，你，有，粟子，何，不，放，在，爐，內，爆，他，一，爆

夫曰

夫曰：可少，須，婦，撒，一，屁，兒，在，旁，叫，曰：鈴，鈴，粟子，熟，在，在，爐，內，爆，响，了。

秩種

夫婦，同，飯，妻，問，曰：此，蒜，何，好，處，夫，喜，吃，他，夫，曰：食，之，此，物，如，杖，棒，一，般，的，妻，亦，連，食，不，已，夫，曰：汝，吃，何，月，妻，曰：我

吃了

像，杖，棒，一，般，的。

兩來船

一，遇，雨，來，船，手，托，篷，篷，外，夾，湯，一，指，歸，許，子，妻，妻，疑，然，曰：今，後，遇，雨，來，船，切，記，不，可，靜，小，便

解飽行房

一，人，好，才，酒，後，過，也，戒，之，曰：解，飽，行，房，五，臟，皆，反，復，此，約，石，語，也，如，何，犯，之，其，人，曰：不，妨，行，房，之，後，再

行一次

依，舊，接，續，來，會，不，會，及，復。

命運不好

一，婦，有，法，行，每，嫁，一，夫，輒，有，外，遇，竟，即，被，遣，三，年，之，內，連，更，下，夫，人，問，曰：汝，何，故，而，罷，妻，曰：此，婦，曰：生，未，命

不好

嫁，着，的，好，要，敗，馬，頭。

鄰人看

一，婦，斯，其，夫，曰：隣，某，常，看，我，夫，曰：快，他，做，甚，婦，曰：我，自，對，你，說，你，不，在，意，下，次，被，他，占，了，都，不，關，我，事

鄰人看

一，婦，斯，其，夫，曰：隣，某，常，看，我，夫，曰：快，他，做，甚，婦，曰：我，自，對，你，說，你，不，在，意，下，次，被，他，占，了，都，不，關，我，事

鄰人看

一，婦，斯，其，夫，曰：隣，某，常，看，我，夫，曰：快，他，做，甚，婦，曰：我，自，對，你，說，你，不，在，意，下，次，被，他，占，了，都，不，關，我，事

鄰人看

一，婦，斯，其，夫，曰：隣，某，常，看，我，夫，曰：快，他，做，甚，婦，曰：我，自，對，你，說，你，不，在，意，下，次，被，他，占，了，都，不，關，我，事

妻令夫買米來太門外候之有賣雞者牽物之便買夫曰要買雞承耳賣者曰雞承承勝雞與勝如何與
勝的不買則買勝的雞在與之高高低低來等不來就買了雞承雞

有客方飯偶談談成座陽不如非來與勝已而主人呼酒不至以問兒曰你娘往園裡去了問何為蒼白枝去
終來撞其來

夫妻反目分頭而睡夜半妻飲動而難以致口乃撥夫脚問曰這是甚物夫曰脚鼻白既是脚可放在脚淘裡去
怕冷 幼女兒兩狗相牽問母曰好好兩隻狗為何相牽在一處母曰想是怕冷女脚頭曰不是不是母曰怎見得不是女

曰前日大熱天氣你和爺爺也是這樣難道是怕冷不成
子來也是破路種

夫押龍陽掃帳作嘔吐狀謂其湯身臭臭不容近身至夜同宿其夫故離謂以紙之裏斬次機之文之遊以枕戶
陽粉有湊合之意夫曰此物雖近之何為臭臭正為龍龍要記陰水洗他一洗

一人衣軟心甚毒狠硬些妻用湯煮好傾其夫湯其用一板去穢胡答曰此物雖好
老鼠數錢 夫妻同臥妻指陽物曰此何物也曰此鼠也曰鼠何物也曰鼠何物也曰鼠何物也曰鼠何物也

婦曰阿媽老原才在說如何便數起個球來
婦人問 婦謂夫曰與盆內消浴是說好過浴的好過夫曰消了取耳還是耳好過消消好過婦舉手常翻盆問曰

消息落在脚盆裡個好過
忌叫死 兩夫妻度歲夫于除夕夜妻曰往自行房命到快治處必定叫死明日是新正大家說說字但說我妻官妻

之及次日自行房裏幾錢仍叫如前夫怪其如此妻曰不好養這種好法那怕一年死到頭
再離 有再離者切夜夜合進而不覺者謂天進去否曰進去矣婦遂離感曰如此我有些

不 大死裏以爲將是弱之不已婦人問曰天寒何必如此婦拭淚答曰拙夫臨終分付你若妻嫁人須待我少
了不 兩婦對門而居甲問之曰生過幾胎之曰未曾破你甲曰難道你夫大爺是不的麼乙搖頭曰不

不 妻要問曰夫定娶而改之曰不如嫁了你有保淘要娶又房夫持刀趕入妻以為果後原而相之月二

三

偷弟復 一官到任眾里老奉真官。今日凡偷媳婦者站過西邊不偷者站在東邊內有一老人慌忙走到西首忽又跑過東來官問曰這是何說老人跪告曰未曾教老爺分付不知偷弟媳婦的該立在何處

老娶 一老人欲娶媽媽見他酒醉盡不肯嫁他老看明媒人曰全他夜夜有事如一夜夜空願費五下媽許之過門初晚勉路一度次夜就不能動離媽媽若免推倒哥過五板老看伏地不起媽問何故老看暗笑曰求媽媽牽柱打七整百住後一起好算賬

使搭頭 翁與樞行房極其寬以手回臂使搭頭亦苦腸疼以兩指襯貼導之便進樞曰老兒你緣何在那里使搭頭

翁曰老娘懶如你在背地打後手

破開胸 翁與樞相對睡日曬與樞動拉翁行房翁以天寒不舉對樞曰請各解其病胸之熱則舉矣翁曰其遊解機向日少

項僵曰我的執了格來翁曰我的連米糧曰一般酒法為何令熱不效翁曰你是破開胸的我是國胸的如何好得一

忍舉 有病燒腸者一夜忍舉心中甚喜及於上更睡房房如切更問何為答曰我想妻神床去睡憐你柱子上來送落

許愿 老翁妻陽痿傷身楊羊交感不覺動身夜綿與老翁同睡日問所見陽事與妻行事均甚差遲海業遊

摩患日開形狀口念一猪一个半妻曰老賊因來不得要如何這根大願直律就許出來

上路來 一老翁勉力行房陽痿不能進舞美既久不舉真源源因欺白我認其何道善乾海帶來打從上路出來

折不愛 老年入娶妻其物已廢因急欲舉子雲雨時囑其妻曰請受講受妻曰你乾痛折了教孩受其孩

米粒 老年人行房勉力交樽婦云再進一粒也好老兒大奴曰我是若有善留了一米粒做我的倒頭羹飯

日進 老年娶妻欲結其樞心說某處有田地苦十房屋若子妻曰這都不在我心上從來說家則地費不如日

文的好 老夫婦正在交合妻忽打一噴嚏此物脫出乃大怒吵鬧次早鄰婦問曰你老夫婦為何昨夜不睦答曰不要說起

責責 老賊近來一發改變得不好曉得打不得一个

交牙 有姑媳婦房姑曰做家婦須要緊了牙根過日子未幾姑與人私通以前言善之姑張口不媳曰你也有也得我有

牙痛方好咬 一人娶一老妻坐床時見面多難致因問曰汝有多少年紀婦曰四十五六夫曰婚書上寫三十八歲依我看是這

本止四十五六可受野我說曰是五十四歲矣復再三語之。以前言對上床後更不遺心乃巧生一計曰

謝金口

夫婦當年上床。這口巧的。各說吉利語。曰夫陽物執頭你自今以後愈老愈健。遂擡身。陰戶曰。謝你

的命

僧尼二人廟中避雨。至晚同宿。僧提度社戶問。此是何物。尼曰。是口槍。材尼摸僧陽具。問。此是何物。僧曰。是个虎和

頭

南尼曰。既如此。我把槍材佈施他。僧了前。遂以陽物投入陰中。抽提跳躍。尼曰。你說是个虎和尚。如何會動。僧笑曰。他在裡

娶

婦。一人謀娶婦。虛其物。小想貽笑大方。女欲得一處子。或教之曰。初夜但以卯子之若不能者。真蘭矣。其人依其

婦

時。婦約如有破綻。當即發還。曰。可及娶一婦。上床解物。婦之婦以卯子。大想知此處子也。遂連連再娶。二婦問。如前

咏

婦曰。其入此。曰。此物。其貌。都曉得。一錢不真。又遣之。妻。一年少者。仍試。如前。答曰。不知。此人大喜。以為真處子

此

無疑。因。獲其物。指示曰。此物。為卯女。插頭曰。不生。我也。曾見。通許多。不信。世間。有。道。教。細。卯

開

紅。燭。燭。燭。燭。如。出。藍。繩。頭。解。條。線。自。從。嫁。過。你。家。來。白。也。難。夜。也。難。如。今。就。發。破。門。扇。東。一。片。西。一。片。夫。亦。咏。慶。橋。曰

全

此。灑。酒。亦。留。酒。硬。如。檀。木。馬。担。得。頭。自。從。娶。你。進。門。求。朝。也。還。是。是。漢。如。今。好。似。寫。布。袖。扯。便。長。不。扯。便。短

佳

金剛。過。開。路。神。婆。之。曰。你。找。一。船。長。大。我。怎。如。你。煮。好。吃。好。開。路。神。曰。阿。哥。不。知。我。只。圖。得。些。口。腹。耳。若。論。穿。着

烟

全。然。不。深。刺。去。一。層。透。透。皮。身。都。是。殘。片。了

望

佳。句。鬼。一。朝。聞。道。過。人。家。出。從。前。有。個。鬼。鬼。王。以。為。大。老。官。人。也。礼。拜。甚。恭。少。頃。大。雨。如。注。而。鬼。身。上。紙。衣。被。雨。灑。去。開

望

烟。一。開。關。烟。煤。而。出。忽。遇。大。老。官。留。留。早。飯。各。曰。遠。聞。用。物。肉。過。飽。飯。是。吃。不。下。了。有。酒。到。飲。几。杯。既。飲。忽。吐。而。穢。出

望

高。王。見。京。臣。曰。你。說。這。話。好。好。在。此。其。人。想。現。及。曰。喫。我。自。吃。的。物。肉。想。必。物。會。吃。幾。來

富。克。當。飲。吸。財。富。團。團。曰。我。這。運。毒。到。飯。熟。列。位。便。來。就。一。刺。也。不。毒。如。是。何。故。請。開。漢。曰。過。毒。暗。肉。肉。爛

出即扣做飯息則熟矣如何得錢竟見曰我明日買木行灶來煮食你兩隻甚麼來曰你君嫌了行灶我等也不來了
老白相 荒哉開漢先口活個官府於元妙觀瀾開漢私謀曰我善事善解及美食令往吃必貽人笑談延父之死奈腹
中飢甚曰姑待我飢民吃過屎其後可也連連入飲與住則飽已盡矣乃以指拉食食枋開餘獨道士具而問之答曰此等
原是榜白相耳

僧戲子

蘇州人極奉水大老官平日常謂夫曰妻小子替死亦所甘心一日主病醫曰病太重非藥石所能治藥必

得主人腦髓配藥才可救得過堂先有息者悟曰某人平常自謂肯替死甚吝惜一腦子即呼之至告以故乃大京曰阿呀
使勿得替死蘇州人從來死腦子不

呵呀

一幫聞見大老官生得面方耳圓連替死絕口某人曰你又在此呵呀了

曲端

幫聞者自誇技能曰我伴件俱得天下死此一人曰有一物最難問是何物答曰曲端問何以象他曰殺之死血

刷之無肉

要長就長要短就短又會唱曲又會呵呀

伴件熟

幫聞人陰夜與妻同眠忽發笑曰我想一生止受用得一個熟字你看大老官那个不熟松果小娘那个不熟連

船上那个不熟戲子歌書那个不熟看管唱曲的朋友那个不熟說來最要緊天憐其人問故曰殺的你既伴件皆熟如何

我這伴過年布衫儂不替我贖

活十年 一門客謂貴人曰昨得貴公活了一千年貴人曰為主得死莫非不祥必其人處轉口曰喉我說善了正是莫公

死了一千年

屈香

有奉貴人老貴人傷一屁即曰那里你情香貴人慚曰我聞屁乃俗氣以奉為正今反香恐非吉兆其人即以手

招氣嗅之曰如今有臭臭了

撞席

老與與癩結六氣先請懶懶登席連席過河暫法真食息一搖兒見之欲捕鼠嘴曰請我的餽不真吃我的到來

逐高堂

燕子如泥做巢取蚯蚓上面上刻情極曰你要逐高頂壁為何把我來傷氣燕子云我尋你何人家卵味

鬧院史

一史假扮舉人往院樓樓技以言戲之曰我今夜身上來不得奉陪史曰由上求我就敢回去轉曰不是這等說

行房錢殿史曰刑房錢殿史曰房錢殿史的錢曰是月經錢白我從幼習的詳又把橋不實你甚處尋錢錢錢曰相

公委委是流紅史曰劉洪他是那委你來呀我聽這就怕不成

換班

一鬼隸妻性多淫夫晝夜防範一日該班將軍廖戶左旁一鬼者爭來為記

爭坐

鬼與鬼爭位鬼曰一切皆我我先知我之功大矣汝屬無用之物何功之有

軟硬

鬼子與鬼爭論鬼子云我能生男育女有別人世你有什么德能敵我

何較輕

我一物爭之不決告許子口口口我勸你們和了鬼鬼極強不肯曰

婢子

有婢生子既長或問其幾子幾女之乃曰膝下小梅閣教公屬說何梅

野戲

戲子出門攜其妻白同伴來許出戲技教他對戲眼裏諷諷以為

伴問

云你家主公比我做法如何婦云好是好只是意嫌戲文校還要上紫些

龍陽

龍陽生子上床即樂婦發歎婦曰妾幸曰我從小學來的如何得

微精

一人患疾病醫曰必須用少男之精解脫服之方可痊癒乃令人持

醫奏

龍陽新婚之夜以醫奏其妻妻怒之對曰你如何沒有龍陽亦

龍陽

生子上床即樂婦發歎婦曰妾幸曰我從小學來的如何得

富貴

流身過矣

兄輩 兩重以後便相易俗云兒輩是也一重甚甚元氣其聲直若雷而趨之而走視者趕至其處且且叫曰要送我
要送我其母不知何事出動向學生不要哭他個了。你甚麼待我考他這你罷

擲進 一少年落後船有人挨至身邊將楊物插入簷窗內少年駭問曰何答云人多擠了進去又問為何只肯動答曰這
却是我不是因此擲進

夫夫 有與小官取厚者及長為之娶妻請過通事一避日開入考中過親家母在問曰女何親女答曰夫夫
倒做龜 陽華個後日就外荷妻走家訴曰我不願隨他了母京問故答曰我是好人家兒女為甚麼倒去與他做烏龜
老了叫 有龍陽半地過大者鴛鴦一氏押愛為之叩蓋與隨其故答曰你們不叫見老子叫麼

壽板 有好男風者夜宿校前飯店適與一尤精女翁同宿榻中以為少童也調之此翁素有聲風依然樂之際因許以舞
置衣打債云不願開所缺何物答曰領得一好壽板

小娘 我狗與牛而文生男及長人問其翁娘何在指牛曰此翁也指狗曰此娘也其人訝曰這等一个大老官如何能生
個小娘

好難納鞋 妓好睡每至日高不醒有問問者竊一湯壺而女也日暮受復濃睡如初客去方醒檢點衣物失去綉鞋
一及及下床急手淫并喚出樓客笑其善睡戲料此鞋納之而去也攜地等曰仔細再尋一尋前日不見的湯壺怕也是
在樓面

羞皮塵物 樓客住妓館歸妻制曰這媳婦嫁過子弟人此物皮實有甚好處而朝之戀他夫曰不知甚麼元故但是若
妓越播得妻妾之物越好妻曰之來如此這也何難為甚不早說

粉拳 樓客與妓客其相約各飲酒一盞妓讓客先飲客飲畢因促妓妓伸拳曰我的拳拳你拳了這杯罷
嫌口闊 一少年嫖妓嫌妓口闊因述俗語云口闊莫克大妓即據口罵曰小糊塗

夢裡夢 妓與客久別復會各道相思云我昨夜不夢見你同客同夢同夢乃其積恨所致客曰我亦夢之妓問曰夢
怎的客曰我夢見你不脫身我

年劍劍 一兩人嫌妓問其昔幾幾何妓曰十八歲數年商人生意折本仍過其家妓忘之問其年則曰十七又過數年入
其家問之則曰十六商人忽過不止妓問何故曰昨的年紀與我的本錢一報漸漸的縮少了想則此處能不令人傷

從頭

按書云容儀潔淨仲子及家人俱被捉匪自信幸子陳清容者不請托惟深人有一妻一妾純送頭者求解頭者焉見按者按君送三人罪狀都是放燒鬼俗的頭目所以訪之頭者曰匪查出真屏子仲子難於避兄若公祖捉得及案那津人是叫化子的頭目也捉他做甚麼

白日鬼

法師上壇破口施食天將明祭三妻安燈又見一斑披枷帶鎖手一腳的餓鬼索食師問陽世作何生理堂此果報申云皆是拐騙子做中保藥為害人的又問夜間為何不來向領法會答曰我們一班都是白日鬼

分子頭

一人生平慣做分頭扣冠人家銀錢吃後關王痛恨發在黑脂地獄中受罪進獄時即云列位在此不見天日何不出二公分開个天

穿窬

一才人夜讀見偷兒穴牆有差時妒內滾湯正沸掛湯滾洞穴口及牆已穿窬偷兒死以脚進士遂擒住其兩腿徐以象湯淋之服良苦求釋士從容謂曰多也不敢奉送必盡此一盡罷

新雷公

雷公秋霖梓逆子子執其手曰且慢我且問你遠是傷雷公遠是新雷公雷公曰何謂其人曰若新雷公我竟該打死若舊雷公我父母進我祖你一向在那裏去了

叫城門

一人好唱曲捺親回來城門已開因叫開門營門老曰你唱一曲我聽便放你進來此人曰唱候唱是我唱你要替誰唱曰依你其人先說白云叶周昌城上應白項鬪翁翁在城外了邊不快迎候應曰吓其六曰你既稱得鬪出外爺在城外就該開門如何連敢要我唱曲

老練

蘇州老練人問有令郎安否云提起小兒其寢一帳前而妻祖靈妻父定親說得來舉成了破一个天殺狗用計促退了致使妻父不會娶得妻每妻每不肯養得膝肉來今小兒查然

抵償

老虎欲吃糊猴猴託曰我身小不足以供大嚼前山有一巨獸堪可飽餐當引導前去同至山前一角鹿茸之經欲咬已乃大嚼云你這小糊猴託我養十二張虎皮送我食全一張來速有十一張呢虎皮追罵曰不信這小糊猴託如此可惡倒要拐我抵償還賺

不利語

一狗無子三婿同居新造廚房一所其長婿駝駝駝駝不廉夫罵半門為何開得便單狗駝駝第一場訴曰我此屋費過千金不是容易得的出此不利之語甚覺可恨汝婿曰此房若費過五百金罷了狗大駝又駝第二場述之三婿云就是五百金勸阿伯費了也罷若然一場火連屋也不直

送薦 二僧進薦下人書銀三條色送西方有佛超度其大菩薩以法銀僧還念往東方彌不悅以依跟對即其補之改念
西方佛與白我的大口為幾分銀子原你跑到東又跑到西好不苦呀

長醉 一僧憑大氣醉踏醫治之醫曰此症他人應之便可醫惟你這家人最難治問何以醫答曰這木大腔內都是毒藥
們的屍在裡面

驚魂 或問和尚曰汝輩出家修煉春種夜間驚怖此物遂嚇否和尚曰畢畢一月止硬三次曰若如此大將和尚曰只
是一件不妙一硬就是十日

哭响屁 一人以幼子命犯孤宿乃送出家僧設酒款待去傷撒一屁其响又不覺大動僧曰撒屁乃是常事何以發悲哭
曰想我小兒此後要撒响屁再不能幻了

聞香袋 一僧與進房報開門口呼親肉心肝不置中使俟其出故癩癩之叱他物惟席下一香囊耳於疑此有來歷乃去
香袋以錦囊備說歸仍閉門取香囊置案上曰親肉心肝呀你怎麼這等並非撒了一屁皮

見和尚 有三八同行進過穿一破襖老一人曰這好美漢戶襖編一人曰不然這似燕窩撒網又一人曰都不確依在替
來好象一座多年破廟問何為答曰前也有和尚後也有見和尚

沒骨頭 秀才道士和尚三人同船過海船大醉醉船過海與和尚骨頭如何這急慢好入忍氣渡浪下也掉到河中停
第問曰你們道士是我拘骨頭沒秀才不是骨頭嗎得有理說說使命不然推下水去士曰我讀書人變龍附鳳自然龍
骨頭次問道士乃曰我們出家入仙風道骨自然是神仙骨頭和尚死可說傳刀說袋信曰乞求說說這在子從來是沒
骨頭的

和尚下網 有漢字麻子埠苦破人語去通一頓人講劍滄衣陰毛甚長浸入河內灌鼻帶水而歸失字者眼規水跡疑死
此錢偷去罵罵不止婦分辦不脫脫將陰毛剪早以大焚之通陰方在異難為忍忍聞陽壁去莫不覺其飽這了兩是
破窟受風愈覺多因此物遺留乃連陰尸挖出拋在街中值兩公案拘捉人犯回來揣着此物仔細端詳又是一梅

杜徐 一僧赴宴而歸人問坐坐幾席答曰百席是杜杜的次席是杜徐之下就是齊僧了

大家伙 一僧飲酒醉苦無嫌嫌考考卷升而往遊廟大升靈丹止在空台無少不約僧往往升米與之方許了事個

杜徐 一僧赴宴而歸人問坐坐幾席答曰百席是杜杜的次席是杜徐之下就是齊僧了

大家伙 一僧飲酒醉苦無嫌嫌考考卷升而往遊廟大升靈丹止在空台無少不約僧往往升米與之方許了事個

情此乃以頭... 僧曰你犯大禁伏處投我亦犯大禁伏弄你

小僧... 一士問僧云我看我腹中是甚麼僧曰相公自然滿腹文章在內士曰非也曰然則甚五臟六腑乎士曰亦非也僧

則... 一社中家如若不信現有一光挂出在外

天報... 老僧往後園出恭... 僧曰你犯大禁伏處投我亦犯大禁伏弄你

登... 僧曰你犯大禁伏處投我亦犯大禁伏弄你

僧浴... 僧曰你犯大禁伏處投我亦犯大禁伏弄你

頭眼... 一僧人與對妻因餐角不能成眼珠甚痛遂乃手摩頭頂而吟曰這小所在有得一個眼便好

問... 一秀才問僧曰亦字如何寫僧曰不過秀才的是此清道來就是

九思... 一秀才每日往寺中祈禱法師曰明請教何讓君子有九思士答云都在人身上頭是三法司耳是按察司目是驗

答曰僧網... 和尚遂行一小衙叫曰和尚和尚此頭邊邊僧想云一個筋斗垂在你娘肚上婦怒曰我兒小衙不過作要為

宿... 一僧院以手摸技前後忽大吐曰奇哉奇哉前面向好象危妨的後面的死似徒弟

僧道事兒... 有僧道共偷一婦婦有孕至生子僧道各事是僧道及之不失子長人間之答曰我是和尚生的道士想曰

道士狗養... 一道士與婦人私正行事忽聞其夫叩門道士慌甚乃棄頭上守子在床而去夫既醒床換着道冠問曰此是何物

婦急應曰此是我退下的屎壳

入觀

有元妻者每放手鉞則以瓦罐貯精冬之精滿瓶出饋發乃對維與曰我的鬼呀只為你沒娘所以送你在罐中

跳牆

一和尚偷獵人為女夫追逐既跳牆倒墜見地下有九頭瘡遂搜瘡印輪痕在上如冠子樣曰不怕道士不來我

驅蚊杆

一道士自修法術高強撒得符驅蚊符發請得貼雲中至夜蚊愈多往發道士道士曰吾欲往觀之見所貼

符曰

一道士過王自修為鬼所迷賴行人救之法以歸道士曰感君相救先物可酬有辟邪符一道即以奉謝

祈雨

官命道士祈雨久而不下怪其身法不潔糞濟神明以致如此乃盡拘小道禁之獄中令其先可掏摸數日獄卒

養漢兒

有尼姑同一妓者死則國王問妓曰汝前世作何生理妓曰養漢接客王判云養漢接客人方便者終速陽世

七字課

一學生與讀對答如流師出兩字課曰月明徒即對曰日出又云和尚答曰尼姑師曰青山徒曰白水又出一字

雞世修

一尼到一施王人家化緣善夫見主人睡在醉翁椅上露出陽物甚偉遂對王家婆曰娘娘你雞世上修來的如

此東南王婆曰何你吃佛說這樣話尼曰這道說不修

新編蘇州廣記卷四

貪吝形

開當 有某開典舖者謀之入曰需不幾何曰大者幾金小者亦須千計其人大駭而去更請一人問之曰百金開一錢當亦可又辭去最後一人曰開典如何要本錢酒店柜一張當單數足矣此人乃欣然擇期開典至日有持物來者驗收訖填單交付之當者索銀各曰皆得將來移去幾許多手脚待你取贖時已將利銀子交便
請神 有吝者家有請神命道士請神乃通誠請兩京神道主人曰如何請連連的道士答曰近處多聽傳你的情性請神也不信

好放債 有人好放債家已曾禁止餘水乘仍謀業鄉故之人問曰如何起利答曰討飯

大東道 好善者曰開當日佛好慈惠曾割肉喂鷹捉雀屠殺殺之但甲乙謀合本做酒甲謂乙曰汝出米我出水之曰米者我的如何算應申曰我決不虧心到酒熟時只通運我運水罷其餘多是你的
翻臉 窮人暑日無帳復情致相會及熟攤飯而此蚊叮其面鄰家有一鬼膽借而帶之蚊叮不能謂人曰汝不過省稱一文錢耳如何便翻臉

畫像 一人要畫行樂圖連成畫額料共送銀二分畫者乃用水畫於荆川紙上畫出一背像其人怒曰寫真寫容額如何畫畫者曰我勸你莫把面孔見人罷
許日子 一人性極吝嗇從北請客之事家僅備持碗一籃往河邊洗滌或問曰你家莫非請客那僕曰要我家主人請客除非那世裡去主人扣而罵曰誰要你輕易許下他日子

除非那世裡去主人扣而罵曰誰要你輕易許下他日子
緣金 有人過事一友封分金一星往買乃密書封內云現五分除五分已而此友亦有質分其人仍以一星之數分之乃以空封內書云退五分除五分

請燈 有夜飲者僕攜燈往候主曰少時天使明何用燈為僕乃歸妻天明僕復往接妻責曰汝大不曉事今日及不曉燈來少頃就是黃昏叫我如何回去
不醫客 客逢來欠坐王家雞鳴滿庭乃碎以家中之物不放留客客即借刀砍殺已所乘馬治餐主曰公如何回去客曰憑公子雞鳴中吉借一雙我解去便字

不實說

一客坐堂下，主客相議，客之意謂：聞聲聲，客謂主曰：「客雖不佳，客曰：我肚飢是漢的。」

封竟

一人為虎印去其子，教弓連之引滿欲射，父從虎口逃過，其子曰：「虎兒，酒是樓前村來，不要傷壞了虎皮，沒會出。」

價錢

一人進出回，對妻云：「我到燕子磯，蚊蟲大如鷄，過三山，破蚊蟲如大鴨，昨在上新河，蚊蟲大如鷄，妻曰：「燕子為。」

吃人

甚不落錢，回來吃大笑曰：「他不吃我就尋你，你還找他去吃他。」

醫士

醫士曰：「紙不用頂以紮地代之，其價頗賤，病者種者，費亦曰：大道願死而已，醫知其各書，乃詐言曰：別有一方，用乾狗屎。」

調羹糖

一二文服之，亦可以補元神，病者種者，費亦曰：大道願死而已，醫知其各書，乃詐言曰：別有一方，用乾狗屎。」

貴粉孩

一人做粉孩兒，出費甚好，謂妻曰：「此後多做事，手的粉可稍省，費去之曰：此後做坐倒的，當與省仍費去。」

又曰

又曰：如今做頭而計者，不更省乎？及做就妻，其起者曰：省則省矣，是省費不儉人乎？」

腳管種

一人謀做種而各布連，教縫縫俱以尺布，解去最後一縫，匠云：「調三尺布足矣，其人大喜，市布與之，乃縫一。」

脚管今

脚管今字兩足在內，其人曰：「追甚如何行，縫匠曰：你脫鞋要自然一步也行不開的。」

莫想出頭

一性吝者賣布一丈，命裁縫要做為衣一件，律一條，一雙餘布要連做個包，市庄每以布少，解去最後一裁。」

縫曰

縫曰：「我做之，消八尺，倒與你看，却二尺，何如其人大喜，縫去竟做成人長袋，將此一從脚套至頭頂，口角縫收緊，其人曰：氣。」

問種矣

匠曰：「種着，你這性，各鬼自然，是氣悶的，省了要想出頭和難。」

一毛不拔

一猴死見冥王，求轉人身，王曰：「既欲做人，須將身上毛盡行拔去，即喚夜叉動手，方拔一根，猴不勝痛，變王曰：。」

笑畜生

看你一毛不拔，如何做人。」

因小失大

有造方便，前利者，遇見一人，接衣，知必小便，恐其往所對，翻而乃偽為出恭，而先路其上，小解者，果赴已廁，其。」

人不覺

人，不覺漏撒一屁，帶下糞來，乃大悔，恨曰：「何苦因小失大。」

七德

一家莊師，供膳甚薄，日質王問，其難處，一雞指閉，主人曰：「雞有幾德？」主曰：「五德。」師曰：「以我看來，雞有八德，問何。」

為多了

一德者曰：「我使吃得，你卻捨不得。」

雞難

東家供師，其薄又不買，一日，雞缸內，燒死一雞，以為饌，師食而變之，問其從徒，以定音師，讀甚少，項主人進，歸。」

師忙教徒弟一把鑿其口中通使盡食果空白落唇如何是得師曰你既不肯吃皆善如何倒叫先生吃真難哉

一神道附靈藥必用生人祭掃有酬應者苦之人獻持於供果中挖一孔栽身法果下而伸頭於果而俟神靈

下飯 二子午餐間又用何物下飯又曰古人望梅止渴可將梅上掛的酸魚望一望吃一口這就是下飯了二子依法行

吃種傷心 有捨樵子在街賣者一人連吃不止賣者曰你買不買如何會吃各曰此物最能養脾胃賣者曰你雖養脾胃

一味足矣 一先生開館東家設宴相待以其初刻加札乃一段錦蘇飲至酒闌先生謂東家曰學生取擲的日子正長

以後飯後務須從速得相安因指杯中餽曰日日只此一味足矣其餘不必羅列

賈肉忌脍 有為兇謀作馬牛者脍之曰呼謂子而謂曰拔死之後汝當如何殯殮君子仰体大人惜費之心不敢從

厚綿衣布衾以二寸之棺一寸之槨蓋道備以上封狗權狗皮責其多費父子日夜食糲糲俱不敢用但具棺槨二套送

於郊外謂之上葬而已狗猶安其渴發三子與喻父意乃詭詞以應曰吾父愛子之心死所不至既經殯力子生前豈惜捐

軀於死後不若以大人遗体三股均分暫作一日之管免以享百年之道遺骨善不好翁乃大笑曰吾知此語適獲復

戒之曰對門王三老情賴肉錢斷不可賒

交臂不過 一人死後轉床噴涕謂親友哀痛繞及而哭身若碎裂碎列屍將場皆恸恸持往問親問之乃曰死傷人

是當眾人交臂不過耳

醜酒 有性吝者父子在途每日沽酒一文屢其易錢乃約其妻醜醜是美子連醜二次父責之曰如何吃這般醜酒

吞盃 一人好飲傷起席前盃盃小連作嗚咽之狀主人京問其故曰親物傷情且先君去世之日並無疾病因友人招

飲亦似府上酒盃一般盃盃入口咽死了的今日傷此此為傷不得

好酒 父子共酒一樽路過跌鞦其父大怒子乃伏地痛哭拍頭謂父曰快些來麼難道你連我毒甚哉

痛席 孝子思母不肯剪髮手入佛見樹上一大鳥對言曰此席安文書中有書得後便削髮樹下鳥哀言與飲事何

酒何如客曰已想樹倒鳥飛矣至三此是子鳥他視安不有動着的

總酒 一人高挑磁壺各處行至山間過着一虎咆哮而來其人擔甚忙將一壺擲去其虎不追再投一壺虎又不追

投之將壺止存一壺乃高聲大喊道曰看甚喜去你去也只是一壺你就不去虎只是這一壺了

四職 一人貪飲過度妻子私相謀謀曰屢勸不聽宜以險事動之一日大飲而噁子齟齬搗腸腹中指以謂曰凡人具

五職今出一職矣何以生耶父執規曰言三載尚活世況我有四職乎

實酒 一人以寡酒勸客客曰不如好把刀來殺了我與主僕然問曰勸酒元非好意何出此言客曰甚覺當你寬綸

白何候 夜遊神見門神夜立碑而問之曰汝長大乃尔如何做人門客與我同候坐此辛苦門神曰出于死奈耳目然前

有銀吃否客曰若要他餓吃時又不要上門了

夢戲的 一人夢赴戲的方在席為妻妾解其妻妻曰不要帶鞋車鞋去戲文還未半本哩

夢美酒 一好飲者夢得美酒將執而飲之忽被宮僮乃大悔曰早知如此恨不令吃

煮酒盃 使備料酒不遇客酒杯細視其父曰此盃大深當敲去一腿主曰為何客曰上半段盤不得酒要他何用

切凍肉 有人留客定飯備用切肉一碗既算其少乃作詩以謂之曰吾家之力利甚甚家之手輕甚鬆切來片片如款

同通圍披鱗元二靈推台勿過微小風頓吹吹入五雲中此世令人真其誇 過平山十二峰

滿盤多是 客見坐上无有乃作意謝主人稱其太費主人曰一些也沒有何云太費客曰滿盤都是主人曰菜在胡裏著

滑字 一客延師供膳非滿時值大雨館僮攜一干膳至內其少師以其來遲欲責之僮曰大雨路滑故也歸曰汝亦為滑

我者如新值出便饒尔老僮曰一兒一兒一兒是斜披一兒其餘都是骨

不見肉 一母命子攜雞動一籃往河邊洗滌久積不歸母往尋之但存雞骨兒失足墮河淹死水中因大哭曰我的肉

我的肉不見雞動不見的

扣頭多 有請客者盤盤少而扣頭多因朝之曰府上的食品也然貴相了主問何以見得曰感尊難動都用魚肉片子

夾拌的少刺魚肉上來一定是龍肝鳳髓做扣頭了

盛骨頭 一家請客骨多肉少客曰府上的雞翅是金翅的主人駭曰何出此言客曰吾人聽見人家罵說偷我的雞去

收骨頭 館僱怪手人每食必蓋止箸見骨子幾方對天祝曰禮相公活一百歲小的活一百零一歲主問其故答曰小人

多活一歲好收拾相公的骨頭

讀書 或有宴會座客食畢已有餘飽飽僱僱情起而歌喜形以錫煤塗滿嘴語多誇揚眾人見而訝之問其書

問何物答曰相公們又顧自己吃琴了別人的嘴管他則甚

索物 有故善談者同席見盤中其盤呼去翁呼來主曰得毋太草乎白我果上已一些不見了

借水 一家讀書夫分一婦一菜之後腹空朝朝其妻其夫極袖手而現係向主人曰求賜清以一碗主問何處用之妻曰

洗乾淨了指頭好沾菜吃

善求 有作客者每入席慷慨不已同席之人惡之因問曰貴客每夜月食如何雖求官府亦不暇辭求求

校侍在餐後為新笑吐吐出指教其人亦問同席者曰貴鄉同否答曰酸處不然心其善求問如何求法曰合堂子手討

月說這阿郎你別說此才求你肯可吃些刺點與人看官罷

好咬 甲好咬手不律律問乙曰兄如何善咬不動運轉曰兄如何動不也住

同席不認 有客進屋每入座飯量不飽一日與之同席者曾會過一次友曰並未謀面想是孝兄猶認了及上茶後

咬者依頭大將政者不停彼人大喝曰是了會便會過一次因兄只顧吃菜故席不曾抬頭所以誤認傷其羞甚

喜屬大 一酒客同席者談談太極問其年以屬大對答曰量是大若屬虎的連我也都吃下肚了

問肉 一人與賢者同席先上東坡肉一碗賢者未着眼而吸之同席者惡其少馬便來撻取擊手已空扣也問曰肉有

幾塊其人憤然答曰九塊賢者曰你別吃了八塊矣

吃黃雀 兩人共席而飲碗內有黃雀四只一人貪食其三謂同席者曰兄何不用其入曰索性放在兄腹中省得他煩

了對

敬餛飩 一妻病夫問曰想甚吃否妻曰除非好的餛飩想也一二只夫為治一五香飲與妻同享方任取著回而妻已無

指敬盡止餘其一夫曰何不升火比敬妻指唇曰我若吃得下此妻不害這病了

引雞盤 一人見冥王自陳一生吃素要求不好輪迴王曰我那裏查着淘利腹驗之既剖但見一壯健是因曰剖你查變

一便便你這吐了罷

不吃素

一人過嶺虎所傳其人之長眼白圍有肥得應將虎許之隨至其家喚婦取豬喂虎婦不接曰新有豆腐

多亦堪

飽夫曰果安作會這樣不根王客可是肯吃素的麼

酒裏滾湯

有以淡酒宴客者客竟極稱奇上調之美主曰粗有米曾上意何以見得答曰不必論其他這一味酒

煮白滾湯就妙了

淡酒

有人宴客用淡酒者客向主人索刀玉問曰要他何用曰欲殺此查又問查何可殺答曰殺了他鮮解水氣

淡水

河魚與海魚繫親河魚應往海邊海鱸因謂海魚想家何不叫他去處下鱸一個海魚許海河魚歸曰海鱸太太至

吳遣下

摠宗在迎之海魚甫至港口便返河魚追問其故答曰我不惜費氣這樣淡

粟米

一家請客酒甚淡客曰有饑此足矣創是米求得一撮出米主曰要他何用客曰此酒想是不曾下得米創要放

幾顆

酒死 一人請客客方奉杯即放聲大哭主人憐問曰臨飯何故而悲答曰我生平最愛的是酒今酒已死矣因此而哭

笑曰酒如何得死

客曰既死不會死如何說有一些酒氣

送君成商

一客訪友主人不留飲食和身出門謂客曰古語云送君千里不辭勞苦我送你送君千里客留帶多權其硬而行客

曰才從君是量淺不得送君魚酒

實靈部

好古董 一富人嗜嗜古董而不辨真假或偽以真售所遺遺破周公據伯禽多枚與孔子杏壇所坐之席求售各以千金

得之靈靈既空乃左教靈靈之碗右持周公之杖身披孔子之席而乞於市曰求賜太公九府錢一文

不奉富

千金子驕語人曰我富甚汝何得不奉求貧者曰汝自多金於我何嫌而奉汝耶富者曰倘分一半與汝何如甚

第十萬

富者謂貧人曰我家富十萬矣貧人曰我亦有十萬之富何足為奇富者問曰汝之十萬何在貧者曰你早

素有了不肯用我費用汝律用與我何異

止一物

窮漢歸家感賊性將賜物換成肉妻白賊至有何高貴答曰止此一物厭好了怕他忘

失火

一窮人正在飲飲或報以家中失火其人即將衣帽一盤仍坐云不妨家裏在去矣或曰今正却如何答曰他

怕沒人照管

夾破 暑月有攤夾破卧者或問其故答曰阿約綿破脫熱

金銀錠 貧子持金銀錠行於街市顧錠較曰若得你硬起來我就好過日子了僕人代答曰要我硬却不能勾除非你硬

了來滾我

妻假茶 客至之人大声討茶妻先答曰得自送茶出夫疑奸嫌燒乃大喝云你家男人那裏去了

喚茶 一家客至其夫喚茶不已婦自以年才買茶茶來何果夫曰白滾水也要白滾沒一根冷水怎得熱夫曰狗淫

婦難道枕頭裡就沒有几根狗草妻回罵曰莫忘八那些磚頭石塊難道是燒傢俬的

留茶 有留客吃茶者若先茶煮往鄰家借之久而不至湯滾則益以冷水加之既久蓋且滿矣而終不得茶嘗妻謂夫曰

茶是吃不成了不如留他洗了浴罷

怕狗 客至乏仆俯偻鄰家小厮撥茶至客堂後逡巡不前其人厲言曰為何不至僕曰我怕你家這隻吃狗

食粉 一家貧婦自有米吃粥怕人恥笑囑子鄰之人前只說吃飯一日父同友人講話等久不進子往喚曰進來吃飯

父曰今日手段快恁何更得俸單子曰早到不早今日又熬了些湯湯

鞋襪評訟 一日輕暖其履鞋歸告於鞋襪又歸告於鞋交相訟之於官官不能決乃拘脚跟証之脚跟曰小的一向走出

衣外何處得知 貧家為錫錫幼不知謹父誦而戒之曰僕有問者但曰蓋被一日父見容而疑上帶襪襪兒從僕曰爺爺且

破帶掛帽 除去向上破高者

吃糖餅 一人家貧而不善飲每出吃糖餅一枚便有甜意適友人問及曰尔晨飲那各白非也吃糖餅耳歸以語妻妻曰

飲子便請吃酒也裝此杯面大銀之及出仍過此友問如前以吃酒對友語之酒熱吃乎冷吃乎答曰是暖的友笑曰仍是

糖餅既歸而友之答汝如何說暖酒云熱飲夫曰我知道子再過此友不待問即證云我公番的酒是熱的吃友問曰你

吃几何其人伸手曰兩個

燒黃熟 潘家貞東翁燒黃熟香飯甚不聞以其酸而不腐用也主人曰黃熟雖不佳進膳似府上燒人言亦不屬實客大

詫曰我寧何會燒這兩件主人曰黃熟是甚麼做的

狂銀會

有人拉友作會友固拒之不得乃曰汝若要我與會請我其人即下跪拜許之當觀者曰此酒銀會至右要

送他的如此自屈吾甚不取

答曰我不折本的他日討會錢還我的日子正多哩

兒會錢

一人對客曰轉身白兄請坐我去片遲一主會錢就來奉陪才進即出客問何不早報共曰笑我自真來他是

恥的所以把會銀與我投若遲他也是痴的了

刺石沙

一窮人留客吃飯其妻因飯少以鴿卵石親於添飯之下及添飯既盡而石出焉主人見之懼甚乃責仆曰驢

奴才淘米的時候

眼睛生在在那裏這樣大石沙都不討來揀出

飯粘扇

一人欠了扇子寫白錢我的扇子上欲要飯後人曰扇子如何做得緊較其人曰你不曉得我的扇子糊膠許

多飯粘在上面

沒秦

一婦人將鞋面綁出心之氣思適令妻勇推以代仆及至夏家開談至暮忽聞馬因餓喚來備主伴主而仆伴

伴冬睡一處

窮人解衣而睡下身先醒次日起身後主人歎曰好笑這朋友窮得確也竟忘了一件單布鞋鞋仆在旁曰

這鞋原不係他

他家竟窮得屢一窮光

沒鞋

有是服制而袖袖者皆傳他人一手皮袋裏錢而任人切其有眼也因問與眼是何人的其人見友問及以為

沒錢

錢說其頭穿之衣乃透頂已身作色而言曰是我自己的問他怎麼

沒三招

一人三餐先食其妻後上夫甚嫌歎不已夫曰我今夜連要打三個拐以當三餐妻從之次早起來頭暈眼花

站脚不任

謂數曰此事妙極不惟可以當錢且可當酒

酒

一窮人積米三四石自謂極富一日與同伴行市中聞路人語曰今歲收成不多止得三千餘石窮人謂其伴

曰你

這人說謊不信他一分人亦有這許多酒

遇偷

一貧家通樓上一物乃噤地開門而去貧者床上見之笑曰賊有噤字可為我開好了門去偷兒曰你這樣人

就

你這叫賊賊我且開你的門開他做甚麼

復賊

一貧家其家止蓄米一擔忽欲求前偷兒詳確地方取贖糧米床上人曰這錢之將取其結去急呼有賊賊

難

救曰真不肖賊剛才一李德在此轉眼就被賊群奪的偷去了

着尸賊 穿幫信一兒見王人向引而睡思辨朝理賊疑其素有相識談適去其人大呼曰來不妨因我來走物可殺死
相見你罷

望見你罷 貧士者行德於前曰瘦骨多之如也嘆焉而去貧士摸床頭數錢追賸之囑曰君此來難極急慢然在人前尚望
包庇

借債 有行善者王人曰卷到不須爲只畫一幅行樂圖來借者聞其故各曰怕我日後討債時便不是這付面孔耳
變節 一貧人生前負債極多死見冥王命鬼判查其履歷乃債類人債者來世爲去變成大馬以償前債貧者罵曰大
馬之報所償有限除非變了他們的親爺方可還得王問何故各曰做了他家的命儘力去掙掙得論上論馬少不得都是
他們的

夢遺之債 貧者謂討債者曰我命不久矣昨晚夢見穿死討者曰陰陽相反夢死復生也欠債者曰還有一夢問曰何
夢曰夢見穿了你的債

說出來 一人爲討債者所逼乃發誓曰你定要我說出來及討債者疑其發已心竊噴然而去如此數次一日發狠曰由
你說出來罷我不怕你其又曰負人要其說出來曰負人說曰不違了

坐椅 一家貧人坐於燈下坐滿更有坐極上者王人私謂坐極者云足下明白來卓些那人意其坐完已事乃大喜
遂揚言以說衆人久早衆明即往叩其相約之童答曰昨日有衆坐極者甚是不安今日早來可先占把交椅

扛欠尸 有欠債屢索不還者王人怒命仆輩將伺其出扛之以歸室中途仆輩歇息其人曰快走罷歇在這里又被別人
扛去不關我事

拘債精 冥王命拘債精鬼卒誦听以爲幻債精也返攝一欠債者到案王詢之知其謬命鬼卒放回債精曰其是不應回
去陽間好處殺身耳正要借此處一躲

擺海乾 一人專好放生龍王感之命夜人贈一寶錄囑曰此錄名爲擺海乾

護身符 護身符 李中相三教兼修佛次聖後道道士見之即將其符於中簡見文移羅迦於中士見符移於於中三聖自相謂

曰我們原是好好的却被這些小人搬來搬去搬壞了

親家公 有見少婦抱下兒大仔乃討便宜曰好不赤兒子婦知其輕薄接曰既好你把女兒送他做妻子美其入答曰

若如此你妻叫我親家公了

小人 玉帝修造壽星廟之錢糧欲將廣德宮與與下界人皇因思中人亦得一皇帝便好乃請社君皇帝下界 價既寬

朝朝中人訝之曰天庭所遣中人何異如此社君答曰天下

謀人 有幾貧者或教之曰求媒人足矣其入曰媒安能養貧乎答曰隨你窮人家等媒人口就都發跡了

表親 富翁不通文墨有借馬者裏云備欲他出告假驢是一乘翁大怒曰我便是一双足如何借得旁友代詳曰所謂驢

足者馬之蹄也翁乃大笑曰不信畜生也有表親

精賣 有好外者住候一友友知其性呼曰吸精賣員茶已而獻茶者乃一奇醜童子也其人曰以此何名精賣友曰正惟

些人壯壯氣也死得

相傳 一俗漢造一精室室中羅列古玩畫畫死一不備客至問曰此室者有不相稱者華猶數畫去之客曰任任俱精

有一物可去主人問是何物答曰就是足下

有窮 有借佳扇觀者其入珍惜以錦袖衫襯之扇玉看其神色不堪謂曰你倒是光手許看罷

不飲 一人以酒一瓶第一塊飲利而伊發舉見約在旁連命童子收之童乃攜酒入內房已為狗所咬至奴曰奴才你

需收不收口應先收了豆腐豈不勝得物是從來不吃酒的

捉鬼人 鍾相真好吃客其妹送毒下於上膏云酒一盞鬼而入送與哥哥做点劑哥哥若嫌禮物少連挑擔的是三個鐘

鬼臉 關王差鬼卒拘三人到堂先問第一曰你生前作何勾當答曰縫道補履主曰你迎新舊舊該押送油鍋又問第二

个你生何生理答曰做夜賣玉曰飾節外生枝候在油鍋再問第三个答曰糊鬼臉主曰都押到油鍋去其人不屈曰我糊

鬼臉替大王張成壯如何同犯此罪主曰我查你身錢多的便把臉兒與他那錢少的就將錢臉兒來欺他

不識 有幾牙皮者死法可治醫者云有自縊一條如樂露樣清提出此蟲方可斷根問如何就有定大醫曰自幼在牙

門理吃一最能傷人

狗狂一勾 新官到任史跪獻酬第一尾其味佳美大皇再嘗官食後每意再傳差從邊買先有仍向前更常之更裏白以

是非市中所賣作偶幸一狗從狗肚中得者以為異昂故救上獻官曰難得有此餉了吏曰狗肚裡馬得有第二脚請同
吃糧披甲 一耗鼠在陰道內鑽出近頃者晚視良久曰喚一個穿袍裏的大老官單見人悶縮入少刻又一大鼠從洞內
扒出近視曰你看穿袍裏的玉兒才得進去又差出一披甲兵兒來
卯穿嘴上一女死故而腹中安孕父母笑詰其故女曰並無外邊止有一日偶過某人對面而來嘴上一下連兩吹
胎此外別死他事又沉吟良久忽悟曰吓我嚇得這人的相袋竟穿在嘴上的

風流不成 有煙客錢盡搜劫重酒錢之忍而下樓客數曰雨落天留客天留人不留抱念其撒錢勉留一宿次日下雷覆
留至第三日風起樓客復置其留仍前唱唱喝喝如曰今番官人沒錢風留不成

好馬道 時值大比一人黃緣科第一名命卜者曰是相傳佳象總許全科表提其人大喜料是亮澤堪堪墮身至期點名入
場玉試出題旨群生茫然日不成一字因撫息歎曰不信這樣一个好馬道如何竟不食飯文字

通譜 有人欲神一處女先索其物詢之曰此物何是汝知之否女曰那是一張因卯字不便出口故作歌後語也又問曰
這等你腰下的何物女曰也是一張我也一張我也一張可見這兩件東西都是鞋張的了五百年前共一家何不使
他通一通譜女許之遂解褲相押事畢復女歎曰譜便通身口是這個門戶漸漸的大哭起來收不得之好

聯宗 一日忽欲與臨毛解宗聯毛不肯曰我也在人手下如何與你聯得有一好去處引你去聯可也問何處曰下邊新
監旂杆的

定親 一人登前隔則先有一女在馬傷父爭欲因意者有和趣的給我慶為之婦其人聞之即以自所用者從壁隙中逃
與女爭託運去其人歎曰親事難定了一頭這一屁股債如何得幹淨

有錢誇口 一人途路遇一啞子問之不答惟以手作錢樣示以得錢方肯指引比人喻其意即以數錢與之啞子乃開口
指朋去路其人問曰甚錢錢啞啞曰如今世界有了錢便會說話耳

方今三絕 一察問府來任人稱務敏難問因拒之不得乃畫一龜于牆上題云在此影尿者即是此物一啞少見之問
曰此是誰人筆墨墨者之輩少曰宋教宗趙子昂與呂兒三人共無不巧矣畫者詢其故答曰宋徽宗的屬趙子昂的馬
兒連馬帶人皆被公三絕

白蟻蛀 有客居一主人嘗入吃飯者院生客謂曰宅上好屋所居可惜許多樑柱都被白蟻蛀坏了主人曰白蟻無

白蟻蛀 有客居一主人嘗入吃飯者院生客謂曰宅上好屋所居可惜許多樑柱都被白蟻蛀坏了主人曰白蟻無

此物家白他在此面吃外是又如何知道

你陰毛... 律... 主人... 婆... 次... 命... 之不... 夫... 女... 白... 不... 受... 人... 抱... 奉... 你... 這... 般... 做... 作... 我... 自... 有... 法... 處... 你... 能... 問... 何... 法... 主... 人... 曰... 熟... 得

吃烟... 有... 這... 樣... 的... 習... 氣... 已... 經... 淘... 洗... 盡... 正... 正... 化... 紙... 好... 完... 而... 詳... 狗... 環... 儀... 其... 人... 曰... 則... 位... 來... 遲... 了... 一... 步... 並... 元... 一... 物... 請... 你... 都... 來... 吃

些烟...

烟尸... 俗... 家... 受... 之... 極... 妓... 女... 百... 般... 清... 趣... 尚... 多... 懶... 婦... 終... 將... 陰... 尸... 透... 香... 樓... 香... 閣... 與... 被... 中... 乃... 天... 駭... 云... 元... 來... 是... 個... 吃... 烟... 的... 烟... 尸

或... 問... 婆... 蓮... 之... 名... 誰... 取... 曰... 孔... 子... 取... 的... 明... 楚... 常... 之... 名... 誰... 取... 曰... 漢... 祖... 取... 的... 又... 曰... 墳... 墓... 之... 名... 誰... 取... 曰... 這... 是... 他... 自... 取... 的...

那... 日... 知... 兄... 府... 上... 多... 多... 人... 命... 結... 交... 交... 故... 不... 好... 取... 擾... 下... 氣... 曰... 並... 元... 其... 事... 上... 氣... 曰... 吊... 死... 一... 壽... 其... 人... 在... 你... 門... 曾... 如... 何... 請... 顯... 下... 氣... 曰... 那

當... 有... 一... 貓... 搶... 魚... 入... 瓶... 內... 活... 不... 捨... 捨... 在... 瓶... 中... 守... 候... 照... 世... 甚... 不... 敢... 出... 窺... 忽... 打... 一... 噴... 嚏... 魚... 在... 瓶... 中... 曰... 大... 吉... 利... 貓... 曰... 不... 相

得... 我... 好... 是... 甚... 吃... 你... 哩

此... 鼠... 米... 半... 安... 半... 同... 口... 鼠... 不... 敢... 出... 窺... 在... 內... 打... 一... 噴... 嚏... 貓... 曰... 壽... 年... 十... 歲... 詳... 鼠... 曰... 他... 如... 此... 恭... 敬... 何... 妨... 一... 見... 鼠... 曰... 他... 何

一... 鼠... 一... 鼠... 村... 數... 球... 挂... 牆... 頭... 朝... 拜... 鼠... 曰... 相... 鼠... 曰... 鼠... 老... 官... 曰... 持... 齋... 念... 佛... 定... 然... 不... 吃... 我... 們... 的... 才... 邊... 懶... 難... 於... 感... 福... 一... 見... 連... 噴... 數... 不

鼠... 鼠... 每... 走... 特... 地... 說... 曰... 吾... 等... 以... 他... 念... 佛... 了... 原... 來... 是... 假... 意... 修... 行... 一... 蒼... 曰... 你... 不... 知... 如... 今... 世... 上... 修... 行... 念... 佛... 的... 比... 尋... 常... 人... 的... 心... 腸... 毒

報... 十... 倍

陰... 賊... 說... 結... 盟... 拜... 云... 我... 欲... 同... 你... 上... 江... 一... 遊... 蛇... 曰... 可... 你... 須... 伏... 在... 我... 背... 間... 行... 到... 江... 中... 蛇... 已... 死... 名... 或... 沉... 或... 浮... 蛇... 疑... 蛇... 嘗... 將

是... 判... 官... 在... 蛇... 背... 上... 蛇... 負... 皮... 鴨... 曰... 人... 說... 我... 的... 口... 裏... 誰... 知... 你... 的... 肚... 裡... 更... 毒

有... 一... 厨... 同... 下... 池... 塘... 浴... 水... 嫂... 一... 小... 蛇... 將... 香... 去... 咬... 一... 口... 小... 厨... 忽... 怒... 將... 池... 塘... 厚... 千... 泉... 見... 小... 蛇... 乃... 大... 罵... 曰... 這... 小... 畜... 生

弄... 弄... 非... 鳳... 凰... 奇... 鳥... 朝... 賀... 蟠... 蟠... 不... 至... 鳳... 皇... 之... 曰... 汝... 居... 尊... 下... 何... 踞... 傲... 乎... 蟠... 曰... 吾... 有... 足... 為... 子... 歡... 賀... 汝... 何... 用... 一... 日... 獻... 蟠... 生... 送... 蟠

弄... 弄... 非... 鳳... 凰... 奇... 鳥... 朝... 賀... 蟠... 蟠... 不... 至... 鳳... 皇... 之... 曰... 汝... 居... 尊... 下... 何... 踞... 傲... 乎... 蟠... 曰... 吾... 有... 足... 為... 子... 歡... 賀... 汝... 何... 用... 一... 日... 獻... 蟠... 生... 送... 蟠

弄... 弄... 非... 鳳... 凰... 奇... 鳥... 朝... 賀... 蟠... 蟠... 不... 至... 鳳... 皇... 之... 曰... 汝... 居... 尊... 下... 何... 踞... 傲... 乎... 蟠... 曰... 吾... 有... 足... 為... 子... 歡... 賀... 汝... 何... 用... 一... 日... 獻... 蟠... 生... 送... 蟠

弄... 弄... 非... 鳳... 凰... 奇... 鳥... 朝... 賀... 蟠... 蟠... 不... 至... 鳳... 皇... 之... 曰... 汝... 居... 尊... 下... 何... 踞... 傲... 乎... 蟠... 曰... 吾... 有... 足... 為... 子... 歡... 賀... 汝... 何... 用... 一... 日... 獻... 蟠... 生... 送... 蟠

弄... 弄... 非... 鳳... 凰... 奇... 鳥... 朝... 賀... 蟠... 蟠... 不... 至... 鳳... 皇... 之... 曰... 汝... 居... 尊... 下... 何... 踞... 傲... 乎... 蟠... 曰... 吾... 有... 足... 為... 子... 歡... 賀... 汝... 何... 用... 一... 日... 獻... 蟠... 生... 送... 蟠

弄... 弄... 非... 鳳... 凰... 奇... 鳥... 朝... 賀... 蟠... 蟠... 不... 至... 鳳... 皇... 之... 曰... 汝... 居... 尊... 下... 何... 踞... 傲... 乎... 蟠... 曰... 吾... 有... 足... 為... 子... 歡... 賀... 汝... 何... 用... 一... 日... 獻... 蟠... 生... 送... 蟠

弄... 弄... 非... 鳳... 凰... 奇... 鳥... 朝... 賀... 蟠... 蟠... 不... 至... 鳳... 皇... 之... 曰... 汝... 居... 尊... 下... 何... 踞... 傲... 乎... 蟠... 曰... 吾... 有... 足... 為... 子... 歡... 賀... 汝... 何... 用... 一... 日... 獻... 蟠... 生... 送... 蟠

弄... 弄... 非... 鳳... 凰... 奇... 鳥... 朝... 賀... 蟠... 蟠... 不... 至... 鳳... 皇... 之... 曰... 汝... 居... 尊... 下... 何... 踞... 傲... 乎... 蟠... 曰... 吾... 有... 足... 為... 子... 歡... 賀... 汝... 何... 用... 一... 日... 獻... 蟠... 生... 送... 蟠

弄... 弄... 非... 鳳... 凰... 奇... 鳥... 朝... 賀... 蟠... 蟠... 不... 至... 鳳... 皇... 之... 曰... 汝... 居... 尊... 下... 何... 踞... 傲... 乎... 蟠... 曰... 吾... 有... 足... 為... 子... 歡... 賀... 汝... 何... 用... 一... 日... 獻... 蟠... 生... 送... 蟠

弄... 弄... 非... 鳳... 凰... 奇... 鳥... 朝... 賀... 蟠... 蟠... 不... 至... 鳳... 皇... 之... 曰... 汝... 居... 尊... 下... 何... 踞... 傲... 乎... 蟠... 曰... 吾... 有... 足... 為... 子... 歡... 賀... 汝... 何... 用... 一... 日... 獻... 蟠... 生... 送... 蟠

亦不至斷其舌之端曰吾有異焉于何何以資汝歸屬相與語及鳴呼之重互相慨歎曰如今世上惡薄偏害此等不食不飲之徒真令人奈何他

人問羊肉與鴉肉如何這般喜得緊緊答曰生平吃素的

法也 舊者友手飲詩一首刺他者錄之以供一笑詩曰鴉生書卷手作書此情不與人別如若將左手換右手便是

得妻再遇其初一物復一物單身隨伴尋蹤遊世海隨落在地子孫孫細細說

許 三人同坐傷談及家力耗可惡一曰舍開飲食機關不得轉眼被他騙去一曰察下衣服書箱收去不得時常被他

他這懶又一日獨替寒家老魚不偷食咬夜夜夜宿空叫到大明此一入曰這是何故答曰專弄一朱白鴨

首書說笑話者又嘲之曰我家有一狗落在墳坑中三年零六個月遠不曾死其人曰既壯壯此他吃些甚麼答曰

吳語一擔 秀才年將七十初生一子因有年祀而生即名年紀未幾又生一子似可讀書者命名學淵次年又生一子名吳

如此老年還要生此真笑話也因之曰笑話三六年長先事俱命人山打柴及歸夫曰三子之榮孰多吳語年紀一了

家窮如此也尤笑話到有一擔

引避 有執判者舉出蓮冠之書引之同行者曰回避又曰今日以面而 同行者厭之偶逢之乞丐亦效其引避曰舍親

開為何有此冷親曰但見好的都被你認去了

取笑 甲乙同行者見頭者甚羞甲謂乙曰此吾好友見必下車我當引避不意竟避入頭者之家頭者既入門詭曰是何

白撞了我們內呼備避而逐之之問曰既是好友何見避我曰各他從來是這般與我取笑慣的

吃橄欖 鄉人入城赴酌腰袋內有橄欖數顆人取咬而先味因問同席者曰此是何物同席者以其村氣粗之曰俗鄉

人以為俗是若遠求記之語謂人曰我今日在城隍一奇物叫名俗服不信其久乃張口呵氣曰你們不信現今滿口都是

俗氣哩

避首席 有病痲疾者是醫治醫鮮不肯用藥病者曰我亦自知難醫但要服些生痰動氣的藥改作痧影二症醫曰痲

痧影痲同是不起之症緣何要改病者曰我聞得痲痧影痲乃是關羅主的上客我生平怕做首席所以要把痲在第二第三

瓦罍 一人先生教女修父人飲宴交作詩一首戲贈之曰去歲相招因美瓦今年美瓦又相招美去美來都美瓦正原來

利市 一人元旦出門云頭一日必得利市方好遂於桌上寫一吉字不意連求數家求一茶不得將吉字刺背良久原
宋寫了口千二字自然沒得吃了再噴香曰發論求意該有十二家替我開口

健訟 一主好健訟一日妻在坑前上撒屎見月色照在妻身上大怒遂以月報妻辱事訟之於官縣令不解其意挂牌拘
審主以違律訴其求夫師申官答曰月照你妻身何就求官理偏日晒晒你妻的屎你待要告麼

官話 有兄弟兩家學得一二官話將到家兄往隔河出來弟先往見其父問曰汝兄何在弟曰撒屎全尿死全驚曰
在何處斃死的答曰河南方悲慟而兄已至父遂罵其次子何得妄言如是曰我自打官話耳父曰這樣官話好嚇你
親爺麼了

掌嘴 一鄉人進城偶與人競被打耳光教子下卦縣呼喊官問何事曰小人被人打了許多乳光官不信連問只以乳光
對官大怒呼急讓掌嘴及被掌鄉人遂以指示官正是這一個樣子

乳廣 一鄉人涉訟官受其賄臨審問實情教下鄉不忿作官話曰老牙你妻人嘴這與我就人嘴要銅圓幾錢就銅圓
要尾也 就是為何賄了來又歹我的乳廣

官物 一大氣將過關關差身之指其夾帶湯棍其人辨曰小的是疝氣病吏曰既是疝子柄難道不要起稅的麼曰瘦的
疝氣病吏曰緣索柄子柄一發要報了其人曰老爺不是是瘦的大氣脾更怒曰鋼的大刺刀豈甜容汝湯棍責打干
以正其罪此人被打出來傷為尿急對人察詢首撒之門內積人大罵其人曰娘子休罵我這官物比屎不同才在衙門
裡納過稅娘子就請看何妨

初上路 一人初上路才騎牲口滿袋掉落一鞋其人因作官話大聲曰阿呀屢屢我的鞋私稱官話作胎字好難的以為喚
他做爺官云不救其人愈發急大呼曰我的鞋爺我的鞋希裏裏的不合其意亦連是回應曰爺小的官麼敢其父得
仍作鄉語怒罵曰糊殺那娘我一隻鞋神神子脫掉了

關一關 一商人備備往西湖遊玩會機關上風雲不寧歸遲時已將暮怕關城門心中着急乃對婦夫言曰轄夫呵哥
天色晚了我多把銀打發你做投關一關早行進到石頭去不但是我好連你們也落得負在口活此

拉一犯 婦人問官買菜問錢一個錢一把賣者說定價三個錢兩把掃送與一個錢三把賣者云不指望我來摸娘娘一把
娘娘想還要摸我一把討我這樣便宜

娘娘想還要摸我一把討我這樣便宜

蘇州府

一門里公孫亮以買貨之法行之果驗後遇一人問其姓名曰姓陸其人曰陸某三老爺了公孫亮居後聞曰五龍表曰原來是兩間一坡又問宅上還有何人曰房下一个其人背曰原來還是陸人合的

連偷物

吳人有淮園者被劫居偷去銀兩乃大罵曰入娘賊春天偷子我嬌翠夏天又來偷我妹子舞到又來送我者

府馬備

蘇州人家晒豚肉馬桶在外讀書不知誤撒小解其姑嗚罵使忙問曰這會像賊人膿血滴來你个不理面是甚欺

鳥糞

一客於子騎人駝狗聞其婦曰娘子恭喜添了个郎婦曰此先此事要便是你為出來的

執棉花

姑嫂二人地上執棉花便問姑曰得几何姑曰儘力執得兩腿膝麻亂不成分出

遇上

松江有個破家子注單商所遇生者一曰叫野戲子身唱戲好弟熱鬧一曰个非阿娘所好弟知尋几个知

齊壽

賀友壽者其友光期縣主指門而出一日路上遇此人憤作歌後語因對友曰前兄壽日弟拉了許多銀兩

替官生災作

誰行你交入地死門處是披枷帶鎖

壽氣

一老翁善誦韻友變分設宴公祝正行各人要壽祝壽學而會中酒忽變手大大怒客曰為何動弄

雙字

一客飲酒雙雙字四書一句為令說不出者罰一巨觥首令白譬如為出次曰譬如行遠必有通以及等之書

不知令

飲酒行令座客有茫然者一友戲曰不知令先以為君子也其人詰曰不知命為何改作令字各曰中庸註

酒令也

夫妻二人對飲妻勸夫行令妻曰天色益茶何妻指腰間曰色益在此妻你行色令非行酒令也夫曰可

令官不舉

權出且就之但苦其物之不硬妻大叫曰令官不本該罰一五

十惡不赦

鄉人雲係通靈與克叔伯暑天同走惟新主擇坐人問其故答曰念孽子不駒作傑音十惡不赦讀

饒純

蘇人有賣饒純者夫偶出令其妻守唐安安甚美一人來買饒純因貪香想慕出神叫曰娘子我要買你饒純

應曰你為何說這子

茶葉

一婦人向山客買茶葉客問曰娘子這是要細的要粗的婦曰粗細也都用得着只不要屑與世

會甘蔗

一婦人欲在樓交門首被婦婦曰快請出去曾在此處甚度爭出个小的兒來又要我淘氣

梅人

夫教須人婆先府德上抄婆云娘子你放在大茂屋上正好你婆媳云看婆婆不出到梢了

現子

兩人相逼各問所生子女凡何一曰五女一曰五子生女者曰一子是險子生子者曰我是現子誠如你養了許多

出飯饅頭

一女人看夫賣饅頭一人進店取一个拍開一閱以其黃者仍合攏不賣而去店主母大罵曰長開拍个夫殺

的表

發這樣初出籠的饅頭再噴噴白肥嫩不差甚麽你也用得過若其夫進來拍開一个饅頭一噴竟自去了

綿衣

一女買綿衣正在講價賣者欲出小衫時嫌不中女云你放在此離遠我偷了不成其人曰既如此大娘總常在

樓上

待我撒出了矣

撒死拜

一人問那婦借錢婦曰公孫這管撒死拜是用不得的其人曰娘子你在前另有撒死的求借我用

滿心食

一婦向婦人求食叫曰小姑曰管叫甚麼除非割下這塊處來與你吃那漢听得曰娘子你若真我

就去買

就買些魚來換

蒸下硬

一人夜接妻來在後樓上去耕馬身說底下硬得緊妻在柱前叫曰回言曰不要忙收拾過碗盞好菜了

手氏

一人手過曰這話我自學也請言續續發髮後妻發其動靜似為米買婚者乃問其前妻何氏夫雖其友

曰

曰這話我自學也請言續續發髮後妻發其動靜似為米買婚者乃問其前妻何氏夫雖其友

曰

曰這話我自學也請言續續發髮後妻發其動靜似為米買婚者乃問其前妻何氏夫雖其友

曰

曰這話我自學也請言續續發髮後妻發其動靜似為米買婚者乃問其前妻何氏夫雖其友

曰

曰這話我自學也請言續續發髮後妻發其動靜似為米買婚者乃問其前妻何氏夫雖其友

曰

曰這話我自學也請言續續發髮後妻發其動靜似為米買婚者乃問其前妻何氏夫雖其友

曰

曰這話我自學也請言續續發髮後妻發其動靜似為米買婚者乃問其前妻何氏夫雖其友

手木屬

松江福樂天湖承似手木令使腰內苦勞甚偷本當曰是苦勞各白手木全氣松江福樂

山疏

有人慣會說謀其小每代為國受一日對人說錢家一井昨被大風人往福樂人去了幾日為從於此也

曰確有其事說及的并站近鄰家無幾日昨晚大把翻樹吹通湖邊吹來却像未吹在鄰家去了一日又對人說有人

一雞頭上額頭有湯泉名會說之仆聞曰此事亦有致主人在天井內吃粉湯者有一雞頭下應頭跌在碗內豈不是

頂着粉湯一日又對人說家裏有酒樓天候把天地遮得滿滿的一些空際也沒有仆乃驚曰主人就姓杜這漫天說

我如何說得他家